# 楊園先生未刻稿

# 楊園先生未刻稿

往予館秦溪。碩居來滬上。商笙先生屬為予寫
空風佇立圖。今予來此。碩居見訪于存雅之室。先
生又屬為寫考槃獨寤圖。屈指算月。相距十
載矣。毛髮交變衰。形容枯瘁。德不益脩。業
靡加進。為之顧影然歎。因求授世男敬藏。
以無忘師之厚德。壬子冬日記。碩昊華亭人。以
丹青藝行世然
丹青家無此人也。

擇善為心
慎獨為學
溫潤栗縝
和粹儼恪
匪勢不趨
匪隱不卻
俯仰泰然
不愧不怍

秦敘何汝霖拜題

# 楊園先生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舉凡天地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之際吾儒身心性命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實踐固足以不朽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託于文章以發其心之所欲言故程子以為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甫能操觚則心先文章平生所為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靡缺也由是觀之則夫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理乎理之明不由學術之足以不朽者乎考夫張先生生於明季弱冠補邑博士弟子員未幾厭薄俗學究心聖賢之旨游於山陰劉夫子之門其學淵源深而封殖厚故所著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為無補之空言雖先生之所為不朽者全不在是然即是以驗其學術之所至則知其信道篤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先生既歿其友何子商隱編輯其文成帙授其嗣惟恭藏之本得從而假觀焉嗚呼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先生之文意高遠而詞平易氣浩瀚而旨昌明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至其生平大節仰不愧而俯不怍者自有當世之賢達識之非小子之所敢僭也歲在乙卯春正月既望澉川門人吳復本拜撰

# 楊園先生未刻稿序

乙亥錢廣伯私淑楊園先生嘗録其未刻文目六十八篇示予曰先生文集十八卷及襍著十種已刻之而傳之海内矣然非其全集也茲目得之陳子膚公所輯先生年譜中馥嘗廣為蒐採而卒未可得以為恨事庚戌歲予客鴛湖友人丁誠之以未刻稿三十四篇見示因録而存之則與廣伯所鈔之目僅得其半迨己未秋吳子寧来自澉上出楊園文集一冊共讀之則先生門人吳子復本所得于先生後嗣為手録而藏之者也其中已刻未刻各半其未刻者凡百餘篇雖不盡合六十八篇之目而其數則過矣不禁為之狂喜亟欲録之而未暇也今年秋山館無事爰詳加校正更以別本參補釐為十有二卷復為摹考槃獨寤圖于卷首嗚呼文章之傳不傳蓋莫不有數焉而載道之文則必無不傳者也若楊園先生者固不必以文傳而其文自足以傳而由今觀之乃岌岌乎有不能必其傳者抑獨何歟已刻板本嘗燬于祝融氏而其未刻之文復散棄零落舉吾友所欲得者又十年而始見于今方將與同志之士刻而傳之而廣伯已不幸死矣則真吾道之不幸也悲夫庚申仲秋八日海寧後學陳敬璋謹書于卧獅山館

# 楊園先生未刻稿目次


卷一　論
丹朱論
許魯齋論二篇　甲午
文姜論
張子房論
漢文帝論
張邦昌論
義男婦論
卷二　議　辨　喻
賃耕末議辛丑
辨惑二篇
私謚辨
鳦喻
卷三　說
豳風說
周民東亡說癸巳
後愛蓮說
夢說
服說
姚以存字說庚子
顏子樂字說
張仲修字說
卷四　箴　銘　贊　引

自訟箴
夏楚銘
鉼銘
自題寒風佇立圖
生壙引
卷五　傳　墓志銘
邛平叔傳
倪寄生傳
陸母倪孺人傳 庚戌
太學錢先生墓志銘 乙巳
吴子仲木墓志銘
吴子裒仲墓志銘
卷六　事略　遺事
同學紀略
邛孺人節行略
張公節烈事略
先考事略
徐孔坪遺事
錢先生遺事
先世遺事
卷七　弔祭告文　哀辭
告先師文
弔祝開美文
弔王予趾文

弔呂亮公文
弔唐鄰哉文
弔李石叟文
弔裴紹岐文
弔吳仁伯文
弔康(呂)康侯文
弔吳忠節公文
弔吳仲木文 丙申
弔吳裒仲文 庚子
祭張言雅文
祭錢字虎文
又哭錢字虎文
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
仲丁告先師孟子文 壬辰
孫子度哀辭
卷八　題跋書後
書龍谿先生天心題壁後
書聖途發軔後 丁未
書徐子顧嘉予傳後
書六戒後
書姚氏族譜
書小學末示學者
書宋理宗事
書吳孟度象後

書保甲論後
書羅豫章誨子姪文後
書許淮陽紀異後
先師秊譜書後
書綠雪亭雜言一條
跋西臺慟哭記 甲午
書理桐拙操後
書里士事
題劉忠宣公遺事
題傷蛇行
書清江巽隱兩集後
書馬融忠經後

卷九　雜著
易義
王成胡騰
贈顏氏子記言
日家
儆老
自責
客座記感
記疑

卷十　書一
答周鳴皋書
答施約菴書

示顏孝嘉兄弟書 二篇
示諸生書
又示諸生書
與朱韞斯書
與許元龍書
與張白方書
與陳乾初書 二篇

卷十一　書二

與吳仲木書
與吳仲木書
與（答）吳仲木書
與（答）吳仲木書 甲午
與吳仲木書
與（答）吳仲木書
答吳仲木書
與吳仲木書
答吳仲木書
與吳仲木書 乙未

卷十二　書三

與吳裒仲書 癸巳
與吳裒仲書
與吳裒仲書 甲午
答吳裒仲書
與吳裒仲書 乙未

與吴裦仲書丙申

與吴裦仲書

荅吴裦仲書戊戌

荅吴裦仲書

案陳氏所輯百十有七篇吴氏騶謂禱雨文暨乙未與吴裦仲第二書已見刊本今㠯元刻本校之誠如吴言謹㕘此二篇存百十有五篇云海鹽後學崔以學識

楊園先生未刻稿卷一

海寧後學　陳敬璋　輯

# 論

## 丹朱論

或言丹朱堯子雖不肖視他人子猶爲賢也竊疑不然爲他人子者父之教十人而九失也師之教十人而九失也宮庭無德義之薰出門多匪人之比以堯爲之父以夔爲之典樂以契爲之司徒在朝皆浚明祗敬之林左右無巧言令色之類堯之子勢不能不賢於他人子勢不能不賢於他人子而反不得比於他人子其不肖視他人子宜爲過之何者他人子雖可以賢父之教師之教其勢或不可以賢堯之子雖欲不肖父之教師之教其勢不能以不肖不能不肖而卒不肖豈猶他人子之不肖殆孔子所謂下愚不移者與或曰以書胄子啓明之語言之朱見其爲下愚也不肖猶云不類蓋弗類乎堯已爾奚至不如他人子曰予之信其不如他人子亦繇書之言朱信之也夫堯不曰嚚訟矣乎夫禹不曰傲矣乎人之所爲克類者謂能爲善也既不道忠信之言又能以智辯禦人以口而爲嚚爲訟抑又慢侮自賢肆志凌物固自絕於爲善之路矣不知善之當爲不善之不當爲愚乎明乎以是人侈然上位必剛戾而自用必拒諫而飾非必棄賢而保倿典章毀滅凶人充朝驩兜之徒亂於內三苗之徒亂於外諸侯之賢者將起而征之矣或曰禹有典則以貽子孫湯制官刑以儆有位示之以典刑輔之以舜禹忠必遂覆亡與曰不觀商受之事乎微箕祖伊商容比干之屬非其世臣巨室乎六七君之典刑焉有不善曾能制其恣睢傲戾否

保倿二字疑有誤保字似當作任

耶夫朱亦受之倫而已使受當日不為天子勉守侯度以終其身無以濟其不才稔惡寧至乎極也堯之於象也二人傲一也不得有為於其國使吏治之而納其貢稅道必一也不得暴彼民則可以保其身非特可以保身因可以不失富貴以是為親愛之也舜之於均猶堯之於朱也聖人待不肖之子若弟恩全義亦全也曰然則伊尹周公何以能得之於太甲成王與曰非是之倫也成王幼不能涖阼未聞有失德之舉也太甲之德不及成王其初不順於師保商祚幾危然能遷善改過故伊尹得以冕服奉之歸亳朱豈能怨艾之人哉未有口不道忠信之言其智足以飾非拒諫其才足以侮物自賢之人而能悔過遷善者也予因之有感於蜀後主之愚蓋不若是之甚也作史者以蜀之亡故甚言之後人不察因而信之耳觀其於諸葛丞相恭敬聽從始終不貳其在位也未嘗變易父之所任顛倒進退之後世人主未之能及也不幸人之云亡邦國斯瘁向使諸葛久年出師之志少伸中原豪傑杖策以從丞相集眾思廣忠益宮中府中量才而任使之即不能祀漢配天光復舊物蜀必不亡禪以天年終其子繼之後世未必不以為守成令主予是以悲禪之亡不幸也非盡不肖之故也

吳氏復本曰先生作此論時已逆見汝中頑嚚傲戾將來必不能守其先業也猶冀其悔悟於萬一乃先生既去而潰敗決裂日甚一日矣後數年而家破身亡妻子不免于凍餒噫下愚之至雖聖賢亦無如何矣

汝中者先生弟子錢厚庵先生子也厚菴臨終以家事屬從子汝霖以教事屬〔先生及屠〕先生子高棐先生端明端明汝中外舅也

觀先生全集與商隱札中諄諄言之不意衆正之薰不勝下流之汚此雖稟性夙愚而亦禾城角里之居階之厲也擇不處仁十寒一暴聖賢豈欺我哉 癸巳二月 後學崔以學識

曩閱竹影樓筆叢有云許魯齋衡應召超都謁劉靜脩先生因曰一聘而起無乃太速乎衡曰不起則道不行後徵劉先生為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復召為集賢學士亦以疾辭或問之答曰不如此則道不尊○案是書為明季人作雜引異同多有所本惜不著出是自何書明人著書大都如是無足深怪也彝以學識

# 許魯齋論一

或問許魯齋何人也曰賢人也其仕元是與曰非也非則惡賢諸曰原之也出處之際士君子居身之大日也語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惡原諸曰以魯齋之賢故原之也為其生於金在宋未嘗有踐土食毛之義與彼許謙者何人也亦奚自而原諸曰誠如是予亦可以無問予亦無俟乎原之矣以賢則不當仕于元以仕于元則不得為賢今也賢而仕元故原之也曷原之魯齋生於金章宗之世當是時北方之學者俱隨宋而南矣嗣後金滅於元飢亂相尋無寧日魯齋少長流離奔竄於其間蓋未嘗學問也雖其質甚美知嚮響學伊洛遺書存焉者寡矣賢師友其誰哉忽必烈藩於外選民間生琶邑以魯齋應召為伴讀固已失之於蚤矣其後學日益進行日益修忽必烈為君而召之其得復辭不起乎至是魯齋見義已明固知仕元之為非矣而勢不能不以不仕則出而陳其所學不合則奉身而退猶為不失潔身之義云爾是故召則往往則陳其道不可則止未嘗期月留始終一轍也迨元主三授之策令即其家授生徒魯齋藏之屋梁雖其子不使之知若有深諱者觀其不陳伐宋之謀至身歿之日命無以官爵題墓曰吾生平為名所累竟不能辭官噫其志亦可見矣夫蓋以為始之未嘗學與問不能無求聞達以自全於亂世及乎身之既失後雖悔之已不可以復追是為不幸也已後之論者欲為之文則以元之用漢法為魯齋之仕之功賢者又從而推尊之以為進退出處合於孔子夫元之政狄道也魯齋之所陳元能行其一二否耶孔子見南子見陽貨而卒不仕于魯衛公山佛肸之召而卒不往何也不可以仕而不仕

也以觀魯齋合乎不合乎夫仕元之非魯齋不以文而奚俟後人之為之文也然則曷不自拔而南乎曰是未易言也且宋之為宋何如矣然則其於蒙古子弟也曷為而教之曰是特仕元之餘事也夫曰猶賢乎立於其朝爾已有教無類夫子固言之於蒙古何擇焉然則其賢也曷知之曰予也讀其書蓋知道者也於其言語行事而知之然則有人焉置身弗義矣而假飾其言行之善以傳於後是得為賢也乎曰非是之類也昔者百里奚之相秦孟子謂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爲之夫亦論其平生非富貴利達之人也今也魯齋其富貴利達之人也哉夫仕元則亦鄉黨自好者不為之類也予故竊取斯義為原其志而論著之亦因以見出處之際一朝不慎則雖賢如魯齋猶不免於非議而後之有志於學者尚其以魯齋之蚤於聞達為鑑而毋貽來世以口實哉

向與友人論此一非魯齋一是魯齋皆不以為然予闕疑焉俟異日所見或有不同初夏朗思過海上間以商之朗思曰然命予以意著為論說遂成此稿以質諸同志得失當否必有定論也

## 許魯齋論二

魯齋歿、三百餘年以來、論者衆矣、遵其道者恒二三、詆其節者恒八九、以愚測之、讀其書者、未必論其世、論其世者、未必讀其書、似皆未究魯齋之本末者也、魯齋北產也、陸沉日久、人不知學、能於流離兵戈、百死一生之餘、悅周公仲尼之道、私淑於洛閩而自得之、當是時、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由是言之、詆之者過也、易文言以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為龍德、魯齋之言曰、吾平生為名所累、竟不能辭官、其與子書亦云、吾短處在虛名牽制、此實語也、悔辭非譏辭也、魯齋之初、或者於遯世不見知之義、有未之能乎、由是思之、其尊之者、亦得毋太過與、然士君子生於亂世、或肥遯邱園、或浮沈下位、或晦迹賃傭、或栖遲京輦、抑亦時命使然、未可一槩論也、要在潔其身而已、魯齋賢者、豈不自愛其節、而以元人之富貴為榮者乎、然則仕元固無譏與、曰仕元而蒙譏、魯齋之不幸也、然魯齋所遇之不幸、夫固有甚於仕元者也、吾於魯齋、敬其人而未嘗不悲其遇、

# 文姜論

顏氏子鼎孚年十一讀載驅之詩問予曰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其死無謚從夫之謚故天子之妻曰后諸侯曰夫人莊公曰莊姜宣公曰宣姜桓夫人何以文姜也予曰善哉子之能疑也我未之前聞也春秋曰葬我小君文姜左氏弗許也公羊穀梁弗議也是以我未之前聞也雖然請以意解之按春秋莊公二十有二年書葬我小君文姜其冬書公如齊納幣二十有三年書如齊觀社秋書丹桓宮楹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書刻桓宮桷如者不宜如也丹者不宜丹也刻者不宜刻也皆非禮也胡氏以妻仇人之女丹楹刻桷以誇示之為莊公病也且夫不宜如也而有如不宜丹也而有丹不宜刻也而有刻誅其意非爲桓也為姜也為姜也則亦不宜謚也而有謚迹莊公之行凡可以為姜者無所不至也則亦不宜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罹言為女子者有非非也有儀亦非也地道無成故爵與謚皆從乎夫也姜也如齊瀆倫也與聞乎弒君賊也生不返乎國死不入乎廟正也魯之臣子忘君之讎忽禽獸之行稱之曰桓姜則已非矣又從而文之何居乎於子則不孝於臣則不忠失莫甚焉周禮於魯蔑如矣雖然予意則然也未知於解如是否也善哉子之能疑也凡有讀也莫不有疑焉其於學也庶幾乎益矣

## 張子房論

子房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十日不得或疑有神仙之術予謂此義甚明何足疑者方韓之亾子房以世韓相也破家養士以報韓雖始皇之左右必有陰爲子房用者況秦承六國之後强戾以取天下豪傑之子爲其父臣爲其君所欲甘心於秦者人各有心特劫乎勢耳力士狙伏豈遠始皇軫轂之外哉觀夫魏王兵符竊於卧內薛公狐白盜之庫中以子房之智傾韓相之家結義勇納亾命伺隙以動其得人死力豈反出四公子下哉荊軻之死漸離欲殺秦王以報軻也擊筑之故得幸稍近遂舉筑而刺之諸侯之士臣僕於秦者豈少漸離之徒哉不然秦皇之出也清塵戒道甲胄之士執兵環衛常千萬人矣彼挾鎚而狙伏者當不出十步之內毋論索之無所遁抑亦伏之奚所藏乎吾故知始皇之左右陰爲子房用也論者不察於凡難爲之事率詫以爲神豈不惑哉

# 漢文帝論

人主學術不可不正漢之文帝三代以下最為恭儉之主然有大過如景帝為太子以博局殺吳王子而不問釀成吳亂孟子以瞽瞍殺人士師執之於義為正而當時廷尉御史大夫不一言及何也又不知為之師傅者何以并得無辠也使廢太子而議其師傅諸侯王之子莫不戒懼怵息弗敢驕縱异時七國之亂可以不作也七國之亂不于文于景固緣文帝之時諸侯王皆幼師傅用事如賈生所云亦景帝之為人素無以服其心也若是者固有本末矣文帝學本黄老跡其平生多以清淨無事為道是以匈奴則和親制度則依陋其不用賈生亦此意也夫所謂無事者因乎事之所當然不以私智擾之如當刑而刑當賞而賞刑賞在物而已不與也推之因革損益莫不皆然非謂當為而槩無之也仲弓以子桑伯子為太簡孟子以大禹為行所無事帝王恭己無為之義盡矣夫以文帝天資之美進之堯舜文武之學其德豈獨優於漢唐諸君抑繼其世者未必止於景武而已黄老之弊流為申韓景帝天資雖遠不逮文帝然以鼂錯為師傅是亦文帝有以開之也武帝雄才大畧而果於誅殺朝野内外傷夸塗炭良由積漸使然非特秦之餘毒遺烈而已然則學術之際何可不慎也哉

# 張邦昌論

甚矣世教之不可不明也余讀五代史至唐馮道傳竊為悲之當是時天下之勢如逆旅然蓋不知君臣之義為何物矣宋興崇儒重道四五世迨乎關洛之教盛行士君子莫不談王道述禮樂寖成風俗靖康之際張邦昌為金人所立南面稱帝矣因呂好問之言而退就臣列雖人心所向誅辠討逆之語有以深懼其隱亦由君臣之義穀明于中也不然助逆勸進者當不止吳幵莫儔范瓊之徒而邦昌之心未必不安矣誰復為言立孟后迎康王者即言之豈足一動其心哉然其後也邦昌誅治諸嘗爲僞命者在好問猶不免焉偏安一偶歷百有餘歲有以也由今以論邦昌之行賢於王莽曹操好問之功均於狄仁傑矣孰能辨其非是哉李忠定所以堅持僭逆僞命二議而以為政刑之大無有過焉者也王莽之篡漢之臣子同姓異姓誦功德者各數千萬揚雄號為學者尚為莽大夫曹操篡弒已成猶顧惜名義自託于周文王而不即行改物之事是亦東漢節義之風有以束之也然則李杜范郭之功固不輕矣嗚呼綱常名教可一日不明于天下哉

# 義男婦論

井田廢而民無恒業富者擬王侯則貧者不得不鬻田宅鬻田宅不已其勢不得不至于鬻身鬻男女鬻者適屈鬻之者適亢始焉臣妾之繼乃禽獸之矣嗚呼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父母之所生自天子至於庶人同類也何忍相為凌侮如禽獸哉稍知愧恥者寧轉於溝壑而不屑為人僕隸有以也或者重疑之謂衣食而君臣義也言之毋乃過然予所見主人之於僕隸蓋非復以人道處之矣飢寒勞苦不之恤無論已甚者父母死不聽其衰麻哭泣矣甚者淫其妻女若安然矣甚者奪其資業莫之問矣又甚者私殺之而私焚之莫敢訟矣服役終身既所甘也世世子孫不齒於鄉黨齊民恥與通昏姻雖有賢智無能自別甚矣夫子孫之於祖父五世而服絕以一日之貧窮患難俯首屈辱以丐其生遂為世世子孫羞豈理也哉人之大逆弑父與君也當其時執而誅之洿宮豬室已矣或法不及施而其遺類在世人雖知之弗之絕也至於諂附權勢因之通顯如近世分宜江陵之門生劉瑾魏忠賢之假子其可羞惡豈特一日貧窮患難之比哉然自其身以及其子孫亦有污之而不與通者乎而顧於僕隸焉是恥失其倫已竊嘗為之痛心王者不作匹夫匹婦顛連無告者莫之何也自吾之身不復收買男女其舊所服役者放遣之不得已則衣食里中老稚一二人以資其力去留聽焉而不以強則庶乎得以獨行其志爾

海寧後學　陳敬璋　輯

## 議

### 賃耕末議（元注）辛丑秋日子高屬予命作

封建之日諸侯世國大夫有世家庶民無世產而無無產之人郡縣置五等廢卿士無世土庶民有傳業多寡有無之數天子不能制也及其世也受之先祖載之國籍殆與古昔公卿大夫之采地諸侯之錫履不異矣其聽民買賣强者日闢弱者日蹙闢者兼并連阡陌蹙者削割無立錐亦勢然也然則產之由寡而之多自無而之有等於開國承家其自有而之無由多而至寡等於失地滅國史氏以素封之家方之封君良有以也貧者耕豪家之土或食之受直而為之傭或自食力耕而輸其入之半授受出納居然君民臣庶之義焉予怪世人食其利不維其義安於俗不揆諸道莫賃耕若也且夫覆載生民一而已矣大人小人莫不有事以相貿也孰宜勞而耕於野孰宜逸而享於家特以幸而有產不幸無產之故使勞者不免飢寒逸者肆其術樂義乎不義乎矧德未必果能過之惡能享而無作也天子君臨四方筐篚萬國四海之內各以職來貢古猶昧爽丕顯日昃不暇食以康民之功若勸農桑省耕斂問疾苦采風俗為細民身家計至周至悉迨乎衣食足矣為之設師儒教庠序徇木鐸布始和昕夕惕惕惟恐一夫一婦不獲其所又慮後世子孫之忘艱難也師傅以導之瞽史以申之行遊郊野以觀示之甚者俾長民間暨小人而習擾之乃克永其天祿也今以鄉士庶人思不逮乎雨暘趾不舉乎疆場（埸）祁寒暑雨人受之水旱螟蝗

人異〔憂〕之東阡西陌弗之辨秫秔菽麥不之列以至良頑勤怠異其情壯老強羸異其力勤動休樂異其時均弗之識也燕息深居坐資歲入幾不知稼穡為何事面目黧黑手足胼胝為何人習逸生驕習驕生罔淫侈之端日日以起乖義已甚乃或恃其權力凌侮侵廹之用其智詐倍舉敓攘之以至童僕之恫欺田保之中沒耗戮不一蠹弊多門由是術也黠則休愚無告矣休則黠長無告則愚虐長黠而虐愚忠信滅詐偽成家不立矣需其既敗可翹足也縱令長有厥家揆以道義之當否固宜反側於心矣詩南山之篇亯皇祖也農夫曰曾孫壽考又曰報以介福甫田之篇祈有年也公卿曰農夫克敏又曰農夫之慶上以愛乎下下以親乎上一體之誼如是今未維其義維其勢有土不能墾貧戶為之墾墾則賦役足供衣食足給不墾賦役不能供衣食不能給賦役闕則刑僇加衣食匱則寒餓至則是豪家之命縣於貧戶也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君子之行也皇皇求財利小人之事也彼貧戶蚤作晚休霑體泥足以從事田野亦欲資其利為父母妻子計若多其力寡其利何鄉不可施耒耜而獨戀茲土乎夫貧戶輸租豪家與豪家輸賦於國一也朝廷下蠲放之令多不過畝數升而歌舞作暴君汙吏竊聚斂之方計畝以言所益亦不越升合而怨咨起何不推是以反思之歟然則宜如何曰有田者務以仁義固貧戶而已取之額可損不可益使墾田之農不至失利義也推誠敨信憂患與同勞苦與念相關之情有若婦子仁也法則康功之心由繹南山甫田之指兢兢焉不敢為秦越之視以重困乎耕人庶幾厥業可永子孫與有賴已因約其義條為之列俾可世守以不失古人一體之誼

云

佃户某人住某圩某都父子兄弟共幾口中保某人自某年起至今計若干年
種本宅某字圩田幾畝幾分幾釐該租米幾石幾斗幾升
幾合內收糯米十分之一
某字圩地幾畝幾分幾釐該租銀幾兩幾錢幾分
幾釐內收綿十分之一

一本宅租斛五斗三升斗升應斛等用十三號秤用十六兩三錢

一年成若遇水旱田例炤四比每畝免米若干

一佃户若係鰥寡孤獨田每畝免米一斗地每畝免銀一錢孤子成丁則止

一佃户不幸有疾病死喪及水火盜賊等事本年米每石免一斗銀每兩免一錢有所稱貸量力應之

一佃户若遇父母齊年及生子嫁娶等事其家給米一斗若本宅遇有喜慶之事召與飲食

一佃户若係布種無資每畝貸米二斗秋成照數還納白米不起息其遇水旱用力車救臨時酌貸

一佃户運米到門給與酒飯家人不得科索腳米斛面使費等項

一佃户畜養猪羊雞鴨及種植瓜菓之類本宅需用照時價平買若畜牧無資本宅發與小猪半年照觔兩收肉仍歸原件

一本宅有事佃户若來効力仍計工值酬勞

一佃户子孫若父母死無所依賴者本宅收養長而歸之

若老而失所願於本宅効門戶掃除之力者養之終其身

一佃戶有能力行善事如孝弟忠義讓等事勤本宅特具酒食勸勞其或與人忿爭亦爲之加意勸解若本宅延請賢師佃戶願令子弟受教者朔望之日特乞先生爲之訓戒

一佃戶凡有不孝不悌犯上作非及酗酒賭博惑於邪教不務本業者租課雖不虧欠亦行屏去別授

吳氏復本曰先生此議忠厚誠懇藹乎仁者之言恍然井田遺意無如末世極重難返不惟有田者不能遵行即佃田者刁頑日甚古道安可復用于今世哉

## 辨惑一

里有繼母疾其子刲〔刲〕肝以療鄉人嗟嘆往而觀者千餘人或拜之贈之錢若米聞之有司有司旌異無不稱孝子者予謂於今之世教化不明彝倫攸斁父子之恩薄而弒逆多有若而人者弗忍繼母之死不知所以為計率其愚誠一旦而出于是其心固有可矜事亦人之所難若乃流聞一時遠邇嘆羨可以見秉彝之良人人具有雖在污俗感之輒應也特揆諸義理之正則惜其於孝未有當也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刲肝之事於三者之義何居焉禮父在母沒不敢終三年喪故為之服齊衰期家無二上也居喪病疾飲酒食肉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毀不危身為無後也以繼母之故而剖其胷不死幸也死則其如父何如無後何且夫繼母如母為有父也然曰如母是以義起者也為繼母者雖有鞠育恩比之所生宜有間矣假令所生母疾當如何假令父疾更如何道也者必人人可共由也父母疾而刲其肝可由乎不可由乎人子之事其親養則致其敬疾則致其憂衣不解帶藥必親嘗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必不得已籲于天禱於山川神祇祈以身代止已是以世子不嘗藥春秋謂之弒不脫冠帶而養大禮以為經為其可由也若乃有司之旌則固所為樹之風聲者也今使旌一人焉使人慕而效之人紀於是乎立風俗於是乎醕有司之職也然其事必也非獨賢者能之百姓可與能也刲肝之事可能乎不可能乎凡事之不可共由不可與能者聖人不以立教君子不為也或曰人之情為所生母非難也為繼母故足難予謂繼母猶慈母也

昔者魯昭公喪慈母記禮者以為非而予未之聞歟或曰是非所計也一事也輾轉計較而後為之則必至于不為為之亦不勇矣此衰衣之士所以拘文牽義而見義不前也若彼誠心而為之不顧死生不量濟否為人之所不能為雖聖人無以過而予反議之深何與曰正予所謂率其愚誠其心固有可矜事亦人之所難而揆於義理之正惜未有當者也而謂聖人無以過聖人之孝果若是與世教之衰也言孝者不法大舜文王曾參閔損而王祥郭巨之屬婦人豎子皆稔言之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或曰予往而視其胸創則已合問其事獨厥父一人言之刲不刲未可知也或曰是慕乎潯溪之人而爲之將以為利也予曰是未可疑也鄉之愚人奚所慕而效之且人孰有以身試死地而以為利者乎人心薄習俗非有不善羣而彰之苟有善羣而訾之不可訾亦從而揜蔽之不可揜蔽則又相與刻推之以為心未必然也夫心無形者也舍昭昭之迹責其冥冥之心鮮不出于小人不欲成人之美之論也予故不忍疑其事不欲推其心惟其所聞揆以義理之中正一軌於人人可由百姓可與能而不悖乎聖賢之教而已董子曰心本欲為善而不明于義或反惱于惡程子曰孝弟而不中理或至于犯上此類是也凡予所憂夫人之好為詭畸以震世駭俗動稱聖人而實離乎道者也故不敢不為之辨

## 辨惑二

里有甫葬其親踰月而身歿者人曰自是人將無復敢葬其親矣予曰不然由前之人而言自是人不敢不急葬其親矣由後之人而言自是人不敢輕惑形家邪說改葬其親矣或疑之曰彼葬親踰月而身歿者年已六十餘親之歿已久矣今率也葬畢而身歿若身歿而親未之葬何以爲子厥辠可勝誅乎若彼人之親歲月既久而爲葬師所惑無故發其窀穸動其遺骸使易故處心愴力屈以至於死是則可為鑑耳胡可槩論也或曰二人之歿必其卜地不吉時日不利以遘斯過(禍)也曰子之言溺形家邪說所謂大惑也彼年六十餘親久不葬非以吉壤未得乎時日未利乎抑亦葬師未得其人乎今日之葬未聞不用葬師也謀之葬師地與時日豈不盡善謀之卜筮豈不協吉而身適以其時歿焉葬師不任厥咎也況改葬之家固以為避戾而趨福矣豈不以為優於前日也而反以得禍何也然則厥咎孰任之曰無任也彼其親久而不葬於心必有所不安者曾子曰人之將歿其言也善蓋竊必反本疾痛憯怛則呼父母是以平生役於利欲忽於是時皇皇焉急葬其親其皇皇之心善之端也一日之誠也誠之所動鬼神可格是以使之得畢事而身歿若將佑之也夫亦可以無憾于九京矣使葬之不舉踰月身未必不歿其視葬畢而歿相去不大遠哉若彼改葬者年則已老血氣則已衰家又貧也勉焉廢其舊而新是營不顧歿魄之不寧生計之益困困斯勞勞斯瘁瘁斯病矣況乎親之道(遺)骸藏而復暴當是時必有所不忍見者爲顙泚爲心痛創焉愴焉以是而歿自作之孼而已又誰咎焉

且夫生之有死猶春之有冬晝之有夜也修焉而彭短焉而殤夭各有命譬諸草木春至而榮秋至而落方其榮既為福之及其落既為禍之觀乎衆芳未歇而薺麥已槁羣卉正謝而荔挺已出天地之大也氣滋而生氣盡而死死者自死生者自生或幾死而生或方生而死既知其故人於其間顧義之當為不當為如何耳當為則為之不當為則不為以不貽沒齒之悔則百年可也旦莫夭可也孟子所謂正命是也命不可知守正以俟而已胡為惑彼羣邪搖舌鼓喙以亂人意邪

## 私諡辯

汪渢字魏美杭州人中崇禎己卯鄉試乙酉以後肥遯守約不接人事竄居二十餘年而歿㕛人徐介高尚士也爲之誄私諡貞靖處士

竊聞私諡非禮自漢唐以降朝廷之諡不能盡公者後世僉議其不宜若乃諡出於下名實易亂細行加大名全悳舉偏節人各行其愛憎之私將使淆亂之餘不可稽詰抑人之生也爲賢爲不肖小者鄉國大者天下自有公論雖或見詘一時猶將獲信異代奚必以諡重哉然則稱之宜如何曰若汪君者不失其身可謂孝矣砥礪名節可謂廉矣生而嘗舉其鄉宜莫如仍稱孝廉汪子禮㝵而分定生順而歿安庶乎君子愛人之道或曰世之舉于鄉者無賢不肖率稱孝廉實則不可問也不孝曰孝者孝耻與同其孝寡廉曰廉廉者不屑同其廉比而一稱將使姱修之士何以自別與曰實從其名者人敬而身安之名違其實者恥莫重彼失其實者行道之人皆知羞惡夫使行道之人皆羞惡已名雖與之同又遑恤焉春秋之灋美惡不嫌同辭彼之不孝且廉者同乎此之孝廉耻在彼此孝且廉者同乎彼之不孝且廉無足恥在此名同則同實異則異無嫌於同何以求異爲哉彼世之諡文諡武者果文果武矣乎諡忠諡正者果忠果正矣乎宜文不宜文宜武不宜武宜忠不宜忠宜正不宜正孝子慈孫不能阿之以私謂不宜爲宜也推此以論諡固不可勝詰矣古今之人蓋有有諡而名不章無諡而名不泯有有諡未嘗不辱無諡未嘗不榮者至衆亟亟易名甚無謂公私一而已古之人私諡其師友者代有之類皆憤疾當世之所爲有道

者奚事焉予嘗歎史冊之是非厺取公焉者罕也紀載所及中
情實者幾何譽焉或非其人毀焉或無其事是以君子存心求
不媿于天無恐于志遯世不見知誠不悔也矯矯之節溢美之
辭其然豈其然敢不慎諸願以質之徐子

喩

## 鳦喩

學案是年先生從諸叔明先生學叔明諱董威此作董先生疑誤○乙未十月十三日讀先生示子維恭書云父成童以往讀書甌山錢氏故平生於董氏子孫與陸氏錢氏顏氏兄弟叔姪相與較厚則董先生又似不誤或叔明先生本姓董故其名曰董威耶俟詢耆碩○丙申四月二十日讀言行見聞録卷二履祥幼年見畫師一條有云十五竟先生之友陸君精篆刻私學爲印章先生戒曰小技不可學也下註云戒篆刻者董先生也據此數條則實有董先生其人者會禾中沈少司空重棐先生年譜十五歲下亦未及董先生事姑識之以爲攷異

予年十五從董先生讀書甌山錢氏之順裕堂同學者爲字虎一士及其叔氏无寒時四人年志各不大遠師與受雅相樂也有鳦巢於廬之左方雌雄拮据銜土作室凡幾日成既成伏卵雌出雄代之夜則竝處越幾日雛啾啾鳴二鳦銜食飼之無晷刻輟也先生步履爲徐講誦聲不大曰勿駴雛又越幾日五六黄口伺食牖戶矣食至羣鳴啾啾二鳦以次飼之必均銜食以入也隨銜所下以出飼日密勞日益羽毛漸稀先生指而言曰哀哉是可以識父母之劬勞矣又越幾日黄口者乡羽紫頷素腹蒼趾居然鳦矣每攫食翼且振二鳦銜食其前誘之復召羣鳦環堂内外飛且鳴羣雛者或縮項弗顧或弄喙相嘻啾啾待飼如它日先生初以聲逐之自若次日揮手逐之亦自若又次日先生憤然曰毛羽豐矣能身食尚將疲所生自暇乎乃繢二帨結其端擧而逐之羣雛齊飛翩翩于庭不止也二鳦遇之驚喜聲異甚率以飛環庭及堂已而息于樹端衆鳦聞之至咸助之飛頡頏下上久之返于堂而休焉自是飼食之勞遂已先生顧而歎曰慈母敗子有是夫仲秋良夜與受人步月中庭感於事有相類者援筆以識季心邛子非之曰鄙哉小儒之爲教也夫拚飛有時而物情無僞胡爲乎以己智戕之也予曰嘻子之言善矣惜乎未達先生之指也先生孝友士也遇物而惻于懷假之以警小子云爾且夫眷令非急難之情相鼠豈多儀之質詩人感物造端要以寓其志意而已而子又奚病焉因并識之以示世之爲人子而弗念生我劬勞者

# 楊園先生未刻稿卷三

海寧後學　陳敬璋　輯

## 說

### 豳風說

魯無風豳風猶魯風也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故魯雖弱有先王遺風它日夫子曰魯一變至於道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蓋此志也以周南始以豳風終始終以周公也作春秌以魯紀年刪詩升魯於頌序書而別費誓先正故嘗論之予竊附其義而爲之說

# 周民東亾說

綱目書此以見周澤之扗人秦能入其地取其鼎遷其君而不能有其民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屬其耆老厺之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周因以興幽王嬖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宜臼犬戎之難作平王東遷行役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彷徨不忍厺賦黍離之詩而周以衰越春秋及戰國王綱弛而不張國灋廢而不舉命晉大夫為諸侯而天地易位矣致霸于秦而手足倒縣矣至是王乃入秦盡獻其地而周以亾彼民也惟土是麗何患乎無君東亾奚為哉豈以東周之地有未盡亾猶得復為周民者與抑太先王之澤猶有存焉而不忍為其臣僕者與殷之亾也雖以武王之聖猶不能化洛邑之民況以戎翟之秦勢凌權使而欲民之歸之也何可得焉空其棄田里捐家室（一本作捐田里棄家室）而洋洋東厺也它日韓入朝於秦魏亦舉國而聽不旋踵隨見殄滅服屬於秦果何益哉夫以南面之君一旦奉社稷稱臣虜而不恥顧不如匹夫匹婦之諒扶攜播越流亾而不之恤豈東彝之良斯民受之獨厚與記曰國君死社稷孟子曰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厺百世而往莫之易也

# 後愛蓮說

蓮之爲物愛之者或以臭味或以芳澤未有能知其德者也自周子爲之說而人莫不稱其德矣然未及其才也竊見用之大者實與根可以供籩豆可以充民食可以療疾疢細至葉鬚莖節無一不可資人采擇者羣卉之中根之美者葉或棄落其實者榦有遺求其兼善蓋罕及焉而又陽煦已盛厥榮漸斂陰節未凝蟄藏蚤固合乎君子進退出處之義予故匪唯愛之益用敬之而引爲環堵閒備師友云

## 夢說

俗以死人入夢為弗祥予則不然夫所謂死人者或是先世或是宗族親戚與夫鄉黨朋友賤至僮僕之屬其仕者則或帝王僚友下及人民與隸之屬而已其於吾身俱有恩義之舊生死永隔念之惻然夢寐之間暫得酬接亦可樂也若乃君親則益不同為人臣子而以君親入夢為弗祥此誠何心予蚤失怙恃不得事親每遇先人入夢淚為牽事為念平日入室弗見上堂又弗見祭祀之時洋洋如見亦依稀想像而已非實接之也色笑言動不異生時則惟夢中自痛此生不復可得覺而為悵不已方冀次夕復夢雖使果有疾病憂患相踵而至猶願不以此易也況六夢之中原有思夢久不夢吾親則是思親之心有時而衰也可懼孰甚孔子夢周公獨非已死之人哉予故人病久以屢夢死人為疑箸說以釋之且將以正其所思也

# 服說

里有妻歿而娶再醮之婦者其再醮之婦歿子婦問所服予曰於禮無齊斬不得已則服父妾之服或曰以世俗則宜服繼母之服也予曰不然再醮之婦非其所生子惡得而母諸服之是賤其父也曰其父娶之固自賤矣子與婦安得而不母且姑諸予曰其子幼而母歿其繼取者良鞠育之是則猶慈母也則爲之服慈母之服今也子既取婦矣而再醮之婦入門又無所生也以歿以葬則不得與父同穴以祭則不得祔於皇姑服以父妾不已重乎況乎其故夫之子本其所生也已不得而祔之葬祭矣曰然則父之所愛亦愛之非與予曰非是之謂也予故曰服以父妾之服亦猶夫父之所愛則愛之云爾曰咎者則固已母之矣生而父也妻之歿而子曰妾之可乎曰是則其父之失也子之不能諫而從之則已不正其本矣其問也不亦贅乎

事本鄙猥無足道者緣里之人聞予言傳以爲笑有以見禮義之不明而流俗之論錮人心術久矣書以質之知禮之君子

# 姚以存字說

姚子仲聞旅食洹陽念親者[老]自悔而歸叓其名曰斯行蓋取聞斯行之之義越一載復叓兄子之名曰閑字之曰以存屬予爲之說予惟君子已孤不叓名以存幼而孤惟孝子之心固將守先人所命之名以終厥身禮也今也大父母在叔父請於大父母而叓之使知修身立行之方雖起先人於九京必將叏之也肰則奉今名字以行凡所以爲學所以守身而事其親莫不顧念而求踐其實大義之正也予弗季幼而無父方弱王考見背又無諸父訓廸不逮於今衰莫猶罔聞知奚足爲以存勖所不能已以[於]言者語云同憂相弔予與以存於天地間均爲無父之子各念其親有同痛也謹以所聞見述一二人以存志之爲終身法是則所以答以存賢叔之意云尔陳白沙先生孤之遺腹者也其詩曰生來只見山頭土祭諱惟聞墓下螢至今讀之泫肰流涕也吾師劉子大未生而孤本支五服俱無親者而家窶貧祖父攜之育於外族其視以存喪父之年尚未能及肰暨其長俱能顯揚其親又以科名未足畢顯親之志也一受學于吴康齋而叐胡敬齋一受學於許恭簡而叐高忠憲人品學術遂爲一代宗師烏虖夫非盡人之子與方其幼時子母煢煢出入銜恤無論婣婭族屬弗意厥孤尚有異日雖其奴父冥冥荒原嗣續之計岌其殆而不翅一髮之引千鈞乃兩先生奮起南服立身行道蕩乎江海屹如高嶽者百世之下猶將聞之興起以視世之頹顏斑背於父兄之側者相去竟何如也以存勉之哉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存其中未必有白沙子之言也道無內外學無內外以名節爲外將以何者爲內而守之劉子之言

也兩先生之學爿後一揆其於程子所云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蓋無異指也賢父叔以是命名若字夫豈猶末俗父兄所望於子弟區區聲利名祿之卑陋而以存所以自敬其身不卽凡下以沒其親者空有往矣至於閑邪存誠之義先儒固已詳哉言之家庭誦習講之明而聽之熟矣當不俟予贅說也

嘗謂今世安得有端士古人難進易退今世不然經史熟其取詩時文關節無論矣買膳錄亦求安售之心也得一外任自監司以至守令必先問缺之好否成交一見寒溫外首先是詢入京華歸必問何上官爲最宏隱微溟滴已數百年世安得有端士亦安得有廉吏乎二好名之人勤民事者如麐如鳳矣日世風之下吏有朘民膏脂以溫言接青吏相與上下其手以禮貌接無行之士大夫罷去之日送金滿道青吏贈萬民徽士大夫且贈以詩文一旦溘然露隱道之文大書深刻人人可入循吏傳也視沈某吏深一層世安得不亂

# 顏子樂字說

顏子士鳳歿之日其子皆幼季子鼎壽年一歲有半越今十餘載則成童以往矣陸子孝坐以女之字之也館于家教育之屬予字字以子樂而爲之說曰凡人之情莫不以己願慕者勉其所親愛令之親愛子者有不以人爵相勉者乎彼之心非不親愛於子也所知者人爵之顯榮而不知天爵之爲良貴也古之人所爲修其仁義忠信惟恐不及者亦非有惡乎公卿大夫也以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倖致也彼小人者不知仁義忠信之爲我固有之毀廉喪恥以求所爲公卿大夫者公卿大夫未必得而廉恥從喪閒一得之身敗名辱刑僇隨之者豈少哉惟夫爵之自天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居廣居而行大道仰不愧而俯不怍得志大行不加榮窮居没齒不可辱其視世之膏粱文繡與布衣蔬食如一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若此者其亦有以自樂也乎然世之人弗以爲樂者何也耆欲亂於中流俗牽於外而喪其良心然也雖有嘉肴弗食惡知其旨雖有至道弗學惡知其腴既已勿知必將違之既已去之必將就之違此而就彼則於糞壤也甘之如飴矣苟能辨之於蚤違彼而就此本仁以行由義以動懷忠信以不渝幼而志焉長益孳孳焉誦習惟是也履蹈惟是也作息惟是也知明而行美心安而體舒樂乎不樂也夫人則惟擇其善者而從之已矣子雖少秉彝之良自具也今有兩塗於此一善一不善則將奚從焉樂乎善不樂乎不善情也以善爲不善以不樂爲樂彼喪其良心者有之矣子之少則未喪其良心者也從是而決擇焉不

謬其所趨以至于長日新而不倦可矣語論以孝弟為仁之本而犯上作亂未之有焉以子所見彼犯上作亂者皆自不孝不弟始也不待遠喻也子先君子初字曰伯元易傳元者善之長也春秋傳曰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子誠反而求之此心之良入孝出弟毋曠安宅毋舍正路以善其繼述子先君子為不沒矣子與子先君子與子外舅氏皆執爻也因以是字子爲是說以勉子夫勉子以修其天爵而無求乎人爵非特俗之人將迂之凡親愛子者皆將迂之空勿見迂于子也若子之不畏乎人之迂之也則已久矣

## 張仲修字説

富貴貧賤由乎天者也智愚賢不肖由乎人者也由乎天者莫可爲由乎人者皆可勉古之人莫不言之而今人之信其然者寡也其心曰苟富且貴雖甚愚不肖人猶羨之苟貧且賤雖甚賢智人猶侮之夫是以不恥愚不肖而獨恥貧賤凡可以要富貴則無不爲之而不知富貴在天非可倖而得也修己之不力徒然至於愚不肖而已夫彼賢且智者亦何嘗必不富貴哉弗思耳矣游曰子曰居易未必嘗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嘗失窮通皆醜成乎己通不能益窮不爲損故君子修身以俟命惟恥己之愚不肖而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也張子俟之就予受讀其同學爲之讀（請）字字之曰仲修張子年甚少入世未深予之言猶可入也因爲之説而勉其異日求乎己之所得爲以無倖乎天之不可必庶幾能立其身於窮通皆好而已若夫身之所以修則予也尚冀有益而爲予畢其義

# 楊園先生未刻稿卷四

海寧後學　陳敬璋　輯

## 箴

### 自訟箴 丙戌十月十七日

烏虖小子飢咎于後飢勸於冉尔履鍇肰以及于愆所學何事所交何人幾日落落（碌碌）以行風塵自愛非德愛人以非悳悔不知攺其何以卒戒哉後來祇慎厥失師魯君子獨居屏跡

## 銘

### 夏楚銘

維帝降衷。匪敎胡昪。維人有欲。匪學胡克。衷實難持。欲則易卽。儆彼惰心。閑其邪慝。恃撻斯記。以匡以直。古訓是資。威儀是力。小子有知。其永念先生之悳。

缾

故有缾高不盈尺滜肰純黝腹博口約足視口廣倍之視體隘又倍之隨所置而安無攲傾虞意古遺制若是用既久愛乃彌篤因銘焉

虛其中樸其飾局其軀守其吳平以有容內而不出空乎與予終始相從未之或失

先生湯學如此吾
輩當何如

贊

自題寒風佇立圖

行己欲清恆入於濁謀道欲勇恆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太

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髮鬅乎何代之民

自任雖輕出之和平

# 引

## 生壙引

往年灝如唐子始爲葬親之會於華里匯金之是資資勸勵也吾里親友取其法先後舉葬蓋四十家一時遠近慕效者衆越十餘年有器在殯力弗克舉者未嘗不慨然興嘆謂惜乎不及與其事也錢林我叙姚君將欲自爲壽藏又約所親十餘人爲會其法視華里小有變通而意實本之就予以商并欲一言以諗于衆予維姚君年力未艾子已克家家復不貧既不必亟亟於壽域之營卽營之初何藉乎人之襄之也特以曠遠之見敱勵里俗使無視爲緩圖已尔因念唐子逝矣身没之後猶使人師其意而未已益信古人爲法以遺後世厥澤至爲深長也然則有生之日胡可碌碌哉

## 傳

海寧後學　陳敬璋　輯

### 邛平叔傳

邛允琦字平叔與顏統士鳳同里王父廣文君以明春秋貢禮部凡鄉之春秋學舉者皆習廣文君說平叔世其業獨不遇負性耿直意所不可鬚髯戟張遇事慷慨無避忌以是士鳳少長交于平叔雅相尊崇禎癸未士鳳卒乙酉七月顏氏家難作持杖斧呼殺人以入士鳳長子鼎受從嗣祖太學出走羣兇將及平叔開門迎之曰無害吾能率鄰里以遏羣兇逡巡散去越三日連兩使人乘夜往顏氏故居收尋遺貲若干資太學祖孫避匿崇德崇德人鼓之訟大起予聞過平叔語之曰戎馬之後睚眦相賊殺平日衣冠之族胥豺虎噬也故人骨肉苟無恙家奚恤君仗義盍平厥難乎平叔奮（發）然曰顏氏老弱所不殺者聞豈小忿當念懿親乎予曰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君童而肄之者平叔俛首良久曰願懲忿實難耳丁亥冬盜劫其室執平叔擊幾斃加之以烈火膚無完者盜去漸蘇太學聞急命醫致藥物創尋愈然精力以盡遇勢奇痛發無何歿年四十有一叉生急難至隕其生悲夫

## 倪寄生傳

倪露字寄生湖州人其先倪思宋寧宗時仕至尚書以直節稱寄生為人峭直於物無所好好讀書游佳山水年三十歷試奇聞神僊之事遂學神仙幾至死見僧智河則學浮屠蔬食苦坐參究無生大幾死自以為有所得已乃學道於浮屠之習未能大肰稍別矣每出以書自隨繙閱往復祁寒盛暑不輟當意歌舞或永夜獨嘯不知其它有期登山者疾必往往必窮其幽不避豺虎三遇虎不食與至獨往嘗數日不返家之人大惑以為不得返也已而返則自喜以是吳興山水無目不及者嘗渡錢塘觀五洩歷天台雁蕩閩兩遊南渡觀日月出入與閩人劉某約將市使舟往海外諸國會劉死不果當是時幾死者大數得生遊益奇危厓嶄壁人跡罕至莫不猿猱登而飛鳥集也晚復遊閩有閩遊諸記歸登江郎山坐臥其下歌白駒之章數闋不忍去渡子陵灘雪且久強一僧登之凍風所觸僧輒死移時而蘇寄生樂方盈沿江狂走十有餘里其嗜奇類如此與人交多不合合者至死不異見過面折不少隱故世俗大畏與之交凡朋友所贈遺雖貧不為它日計鄰里宗族之貧於寄生者與之兄弟死者葬之其無妻則為之妻年五十二卒之日蓋無以殮也惟書數百卷及所著遊記數種而已鄰里宗族因信其貧云先是數年甚信天下當亂築室太子塢將老焉以閩遊不克居甲申京師潰江南多事蓋如其言

張氏曰予初讀經鋤堂著而志之謂子孫當有存者及交寄生見其行已有文節風惟論學每異比不異而寄生死矣悲夫

# 陸母倪孺人傳

聖賢之道無它焉正己俟命依乎中庸而已予表妹沈適陸子講與簡其先姑爲倪孺人孺人生於士族幼字陸及笄夫失明陸使人辭某之子失厥明不盡嗣爲兄弟倪不可陸固辭且曰夫者婦所賴以終身廢奚賴焉父母欲聽之孺人微聞其事嘆曰女子許嫁纓明有所繫也復它繫不可且聲命也昏何宜絕旁人未諒厥志勸勉之廢寢食者五日猶未之諒則求死由是無敢復言更字者明年嘉禮成壻車在前婦車在後男侍者相厥男女侍者道厥女里人來觀如堵垣入門拜於祖舅姑祖舅姑拜之拜於舅姑舅姑亦拜之當是時見者無不嘆息至泣下自其爲婦躬操作勤織紉閨門之內雝雝如也家雖貧沒齒無怨相敬愛蓋二十年如一日云及卒屬其夫子曰始者事君謂盡終君身不圖先死君資人養子幼宜再娶毋以罣制故緩夫子重其義鰥居以老子長爲之娶婦奉烝嘗焉人謂古有娶贅女稱道至今者孺人之死靡它以從贅夫其事視昔尤難予謂若夫若婦可謂各盡其道矣然特庸行之常無如及之者罕從而震異之夫其始之字於陸也父母更之固將富貴之也及長而目廢既拂其初心若遂辭而聽不恆其德矣使陸不聲盡肆力詩書其必富貴乎從而它字未必優于陸也世之人徒失身而貽後悔不少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且婦人之道從一而已宜家人宜室家而已今也入其門尊卑長幼胥敬愛入其室琴瑟靜好偕老而靡咎怨于歸之吉孰大於斯雖沒世名不稱固無憾予故樂爲之傳一勉表妹勤修婦道以嗣徽音亦勉陸氏子孫懋進德義毋忝厥祖云

墓志銘

太學錢先生墓志銘

太學厚菴先生姓何氏諱福徵字君除厚菴其號也世為海鹽
人八世祖貴四洪武中戍貴州都勻衛以幼子託於錢子孫貴
盛遂為海鹽錢氏曾祖諱薇給事中䣱贈太常少卿妣孫氏封
孺人祖諱與映舉人妣俞氏陸氏父諱周中書舍人贈戶部員
外郎妣馮氏贈宜人萬秝丙申七月二十七日生先生於嘉興
甪里里乙酉之亂遷於海鹽之彭城里遂終焉為人孝友敦誠
行義勇敢初予未知先生交先生兒子汝霖因延課予時先生
年六十五鬚髮皓白衣冠偉然予甫十齡教之嚴而有方始至
問教術對以先儒云子弟輕儁教以經學念書不令作文字箘
人以為非先生不顧也予歲館其家見其立身謹然諾由矩矱
閨門之內整整如也宗族怡怡如也於親舊時其往來歲其不
及於鄉黨恤其飢寒同其憂患與兄子居同於父子視兄孫同
於祖孫祭祀必盡誠敬備物必具所嗜忌日必哀舉禮必恭恪
服食必儉縈而豐於賓客臨財不吝而物力必惜無事矯飾而
取舍必嚴述師傅之訓言及先代遺事必垂涕御臧獲雖小失
必戒而皆有恩意竊歎世無厚德老成為後生楷式俗流佻薄
不可振底若先生者殆其人矣乎[予]以是雅敬先生先生亦過以
予為忘季交因從所親訪其少壯時事則事親能先意盡其歡

先生庶妹適嘉興方氏由新安
遷嘉興夫歿無子家亦尋破
厚菴哀其早寡乃邀之攜
其孤女至家守志十有餘年
養奉之物無不畢給疾則醫
治沒則治喪無闕遺時先生年
已高爲服期之喪而不降卽

心嘉言懿節終身不忘與弟治極親愛疾痛疴癢有如一身撫
庶妹如己女蚤寡歸養於家及卒為之合葬又撫其孤女遣嫁
如初少負高志博習親師參政劉公泓鄉進士方公成位銓部
金公麗兼咸器異之自揆經以往敲謚至歿未嘗少衰方公蹇

方氏先壟合葬焉疾革遺命嫁其孤女言行見聞錄

士以庶妹妻其子則其一節也萬厤甲寅周公延光視兩浙學政奇先生才拔附秀水學天啓乙丑入南雍司成羅公喻義禮以國士當是時逆璫魏忠賢亂政毒流搢紳有樊生者諂忠賢䢖建祠國學議先生風羅公緩其事生將中公以大獄先生危言諭之陰遣歸楚禍以不作未幾璫敗所全甚多先生爲當湖姚公館甥姚公歷任法曹晉司寇崇禎初讞獄稱平先生實左右之每有平反不以告人人固無從知也故交李某負富室金先生與知爲之償終不一言於李新安汪某嚮與先生兄弟通財汪歿訪𡰥其子歸之金曰予兄弟嘗負而翁金今還若予弟亾無後予與兄子事也其子惝怳出意外感泣而厺其慷慨赴事沈深有度類如此試累蹶不遇於時年五十作知非艸堂於所居之西偏而休焉自是豪邁之氣悉斂矣甲申三月聞變極悲憤明年遂厺甬里卽兄子居居之德以益進先生體絜修癯至是優游鄉井親賓過從論道詮砥德行膚革充盈精力至老猶盛云癸卯七月寢疾心志烱烱疾革乃命兄子率其子齊戒越三日入祠告終于厥祖厥考身被冠服卧而致其誠焉既畢以子及家政託兄子以教事託親戚孝廉巢子鳴盛文學屠子安道及小子履祥自慰曰歿而寧庶其在此乎又五日而歿蓋九月十八日也距生年六十有八配姚氏司寇公士慎女十七于歸惠和有婦德後先生三歲七月十七日生先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卒子二汝賢殤汝中聘巢氏女三長適松江國子生姚世靖次適嘉興屠子安道俱孺人出一幼未字與汝中同妾葉氏出妾二李氏葉氏先戊戌九月朔葬姚孺人于澉溪荆山之陰乙巳十二月初五日奉先生櫬合葬焉銘曰

維德之厚本于孝弟維德之進勇于知非厥非有覺職是焉趨
孝弟允篤乃慶之貽蒼山峩峩永瞻望兮澉水洋洋實襟期兮
先生之志子孫世世其無違兮

# 吴子仲木墓志銘

吴子仲木諱蕃昌八世祖胡諱忠者自天台徙澉浦易姓吴族益大遂爲海鹽吴氏大父司寇公諱中偉熹廟時逆璫擅政致事爲完人王妣顧氏封夫人父太學諱麟趾蚤世無子以仲木嗣妣董氏胡氏查氏仲木故忠節公仲子忠節諱麟徵以奉嘗殉國難贈少司馬伯父中丞公諱麟瑞人品政事重一時世所稱東海兩吴先生者也仲木幼穎異能文年十六補邑諸生歷試高等不遇崇禎甲申寇陷京師忠節公死之仲木出入江淮戎旅間迎喪以歸身營祠葬之事既畢遂棄諸生業矢不仕鹵肆力詩文閎博偉特方古作者纂忠節公年譜自叙其後以見志嘗師山陰劉先生念臺癸巳以後益交先生之門人與諸昆弟講求程朱正學務見諸躬行作日月歲三儀以自範又爲閨職三儀使家人遵守焉事嗣母查孝敬盡禮及居其喪水漿不入口四日既殯食粥不茹菜果寢苫居廬不脫衰絰比葬嘔血數升哀毀不怠仲木故多病至是彌困逾小祥卒于喪次屬纊前一日猶與諸弟論學不輟遺命殮以衰服葬考妣墓側先是太學公歿序定中丞公仲子謙牧爲後幼故以仲木嗣謙牧因歸繼產二百三十餘畝仲木不受遂相讓爲義田立宗祠教養族人其它忠信交睦事不具述娶鄭氏蔣氏李氏子男二恬貽妾沈氏出恢貽妾金氏出女二隱貽沈氏出配蔣禹錫憐貽妾倪氏出配查光嗣以丙申正月乙巳卒距生年天啓壬戌六月十八日凡三十有五以丙申年四月辛酉合二室葬於永安湖北雞籠山蓮花峰之側邇其先四世壟以履祥同學屬志其墓不克免辭銘曰

永年非壽永道爲壽惟日孳孳德義時懋命賦有恒志業未究

哀彼耆耋徒焉叢詬朝聞斯寧夫胡云疚萬古湖山式瞻厥後

# 吳子裒仲墓志銘

文學吳子裒仲諱謙牧號志仁海鹽縣澉浦人故中憲大夫巡撫偏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公諱麟瑞之子母朱氏封安人崇禎甲申中憲仲弟太常贈兵部侍郎忠節公諱麟徵殉國難中憲慟哭家國覆以成疾明年卒兩公忠勤廉直顯聞朝野相繼隕喪萁裘之任蓋誠難之裒仲甫成童克樹立弗替其家學弱冠遂棄諸生業整身勵行期爲聖賢之徒事朱安人以孝聞教卒孤姪曰夔爲龍一出於正誼門內翕敦義讓戊戌居安人喪杖不能起越二時疾稍起手編中憲遺文若干卷困復甚扶疾治安人窀穸哀動行路裒仲體綮羸至是益不不自勝遂以己亥正月初五日卒於喪次距生崇禎辛未十月朔年止二十有九先是七載予過海上弔忠節祠因訪仲木於澉浦始與裒仲遇未相識也予與仲木言且久裒仲拱而聽無一語從西行三十里宿於乾初陳氏來朝予去之會稽裒仲返友人朱正恩述其言是日悵惘若失云自是相往還繼以書問至卒歲月無虛焉其爲學初入於釋老既盡去之致知存養悉遵程朱之教病世之學者好言生知安行輕自大而卒底於無忌憚因以困勉名其齋朝夕從事焉自經史百家以及律厤輿圖民俗國政凡儒者當知之事無不邃志以求尤以東京名節鄒魯德行爲歸鹽官海濱僻壤澉城荒寂大海環其左湖山聚其右裒仲以名臣子姪翹楚鄉邦朋游文藝之樂雖亂世猶足娛情而獨遐肰肥遯以行誼道德皇皇於懷豈非豪傑之志蚤自興起者乎或者病其矜己異俗好爲名高夫以裒仲敏智出其才豈不足壓羣衆使茍徇流俗之論同於少年徵逐大命猝至宛其以

亦蓋棺而後久同艸木之腐何一善之足述乎予故於裒仲視爲
畏友裒其蚤世而惜其學之未至於大成也肰於二氏之說嘗
已探其原流乃能脫肰反正不爲濡首可謂卓爾也已裒仲之
兄孝廉晉畫及從兄壯輿蕃昌蕃昌卽仲木也文學志義俱有
聞於時俱先裒仲歿其年俱不永豈山海之秀萃于一門暨乎
代謝亦遂一時幾盡乎裒仲志篤而顧宏雅不欲一節自命平
生臨財廉與人厚其爲義勇敢其交友能愛人以德其處宗族
昏姻鄉黨能率人以善諸懿行不具述所著詩文若干卷均有
裨世教非苟作者藏于家配朱氏海寧縣貢生朱朝琮女子男
二晞淵字元服配徐氏秀水縣諸生徐善女景晳字孔與配董
氏海寧縣諸生董世昌女女一適海寧許全可之子植以丙午
春仲卜兆永安湖紫不護山之陽其猶子曰夔請銘于予因不

元服先生亦學醕行篤皇古之遺民

忍辭爲之志銘曰

千古之志一邱藏篤信好學銘以章降秊弗永行則芳爰覺後
裔脈周行嗣續厥德休有光「桐鄉敎弟張履祥頓首拜撰」

稿中不必署名此編者之疏

# 事略

## 同學紀略

海寧後學　陳敬璋　輯

先師門人在浙西者今日或存或亾不可盡攷如錢唐沈甸華昀元名蘭先海寧祝開美淵陳乾初確元名道永海鹽吴仲木蕃昌行履姓氏皆人所共知其或肥遯潔身守貞沒齒或降年弗永抱志先凋雖名姓不聞于世而實無玷師門者並四人焉

鄭弘字休仲嘉興海鹽人端簡公曾孫與弟景元字阮公俱試諸生有聲譽性英敏善文不矜小節而篤于友愛弘蚤從先生執弟子禮崇禎壬午乃以其弟及門愛(受)業比歸先生爲文壽其母景元短世乙酉後絕意進取躬灌園蔬養母屢空晏如敝衣艸屨不以屑意嘗徒跣行雨中人不能識也遇親舊遂喧者亟避去數與往還二三退士而已卒年五十六

屠安世元名申嘉興秀水人十二作螢賦父孝廉見而異之廿一聞先生講學嘉(喜)曰苟不聞道虛生何爲以厥祖侍御英風紀異爲贄而內拜焉先生勉人(之)曰箸實息維箸實踐履把身心整頓起來臨行復命之曰子名臣之裔果有淵源行矣努力肰科名之心未忘也先生既沒遂棄科舉從父兄偕隱于海鹽之鄉病作不粒食者十有七年並先生遺書力疾抄錄反躬責己无時或怠嘗曰朝聞夕死何敢不勉卒年四十六

錢寅字士虎嘉興桐鄉人祖嘉猷遊太學事澄野呂先生稱高弟幼孤母胡撫之自總角與履祥爲研席交及長志尚不羣雅自期負文行嘗欲過人癸未冬孝廉祝淵被逮北行與祥送之

吳門淵致書還報先生時許都叛金華江路梗塞次年正月都梗肯遂偕祥造先生受業焉先生始固辭連日請益先生色喜稱其質近自肰乃㝵内拜自是造履益謹無何亂作二三年間冦盜充斥戎不廢學卒年三十有四宗族鄉黨咸悼惜焉

# 邛孺人節行略

邛氏先輩廣文麟山女適同邑莊君十有九而夫歿子生一年家貧舅哀甚疾不能起而姑又父之女弟有父之親有母之尊不忍以夫故傷其身憂及舅姑且替其子也節悲哀勤紝織以事舅姑舅廢疾數年不失養具束脩之禮使子就外傅曰先業不可失也學不力行不修泣諭而不怒雖怒不加杖舅歿姑老疾奉持湯藥不懈終其姑如事父母子既長爲儒學弟子員宗族高其行將請學使者旌禮之邛氏聞不可曰婦人常事耳何爲使人聞之今六十餘康寧勤服婦功不異少時遇子孫行語具合古訓溫辭緩色聞者油油肰蓋其德性有過人也

# 張公節烈事略

張公焜芳字九山越會稽人崇禎閒官至給事中建言被謫癸未冬赴翰林孔目之命時鹵薄京師河北震動士大夫北進者紛紛而南公曰君國有急臣子之義有進無退趨行次臨清與其監司郡牧爲城守計事未集而城陷遂死焉天子嘉其節下詔寵錫（有云罵賊不屈節烈可嘉之語）次年春予至越爲弔其閭嗣子某奉狀以乞言予惟朝廷言事之臣不屈于賊事在國史艸茅賤士敢有述辭之請以再未有應也而某大以丙戌之秋死于亂今年復至越自慙久負諾責于九原也妄爲之書而附論之曰古人有言平時無犯顔敢諫之士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臣予讀九山疏艸言議侃如無所避忌而先師大嘗稱其風采且言晚登仕階不輟學問烏虖忠孝節義夫豈一日之事哉

先考事略

烏虖履祥其忝所生矣先君諱明俊號九芝補本邑增廣生員
孝叐仁厚事上接下罔弗溫恭不幸蚤世人皆哀之祥兄弟幼
孤不逮事言行不能具述聞從故舊及門得其一二有曰萬麻
壬子以母疾不赴鄉試乙卯戊午再試浙闈不遇雖久病學
不輟又曰遇親叐吉凶曲意周邺不計有無敎弟子家貧不登
其贄又曰一日至邑見故家子逋賦被械出囊金爲之輸而釋
其械又曰平生持二語自勖云行己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
臨沒以不得終事親報舊德爲恨卽是思之槩可見矣先慈沈
撫祥兄弟二人妹一人勤劬敎誨昏嫁而卒自飲食寢興及行
步出入及立身爲學無不諄切敎戒延師締昏必先君執叐中
求之朿脩諸費惟蠶績是賴紡木棉夜分不寐每泣諭曰人惟
此志孔子孟子亦只孔孟兩家無父之子惟有志向上便做到
大聖大賢汝若不能讀書繼志而父九原安得瞑目祥兄弟以
是凜凜先訓不敢有忘崇禎己卯令君盧公采鄉黨同庠公論
表先慈賢節扁於門曰鄒國遺風後因顚沛疾疢志行勿克紹
于犇人儻豈弟君子夠闡幽微矚其本末或錫片言以垂不朽
世世銘德家兄名履禎與祥皆邑諸生璋案九芝公事跡略見舊嘉興府志本傳又
案先生年譜九芝公卒于萬麻四十六年正月十九日年
三十七沈孺人卒于崇祥禎四年六月十八日年四十五

## 徐孔坪遺事

徐孔坪紹興人神宗皇帝朝以國子生爲遼東經歷時邊帥議割寛奠欵虜寛奠者地小而要其於遼東猶下陽之於虞虢也議既成虜勒馬其地指顧河山已有目輕全遼之意朝廷以安邊功封蔭文武大臣邊將至矦伯孔坪感憤賦詩曰曾聞關土始封矦割地何緣賞更優回首祖宗爭戰地膏腴大半屬奴酋頗聞中朝受爵者慚而惡之然未敢顯皋也未幾大璫鎮遼者生日御史宴之出其姬以壽大璫喜酬之千金當是時凡官遼東者莫不稽首稱賀孔坪獨不往賦詩曰傲吏從來懶折腰憲娃何事幷封貂只因欲覔千金賚甘效章臺獻阿嬌御史不能堪以貪墨皋之肰孔坪聲稱因是益重既失職猶留遼東數年頗以詩文自豪云孔坪失其名

張氏曰世言隆萬以後人才多不逮昔蓋未之信若孔評者予不詳其生平人太罕稱道之獨所傳遼東二詩才識已見使其得志謀人軍國肯以朝廷疆土媚虜自枉以求利哉乃位不過經歷尋以皋去天下事可嘆非朝夕之故矣

錢先生遺事

悲夫適遠者懷舊鄉老至者哀往日自古人情靡不如斯予顛躓罹亂甲乙再周齒髮變矣歌哭靡端念里中少壯交惟錢子一士尚存往歲仲春錢子過予示以先公之狀而曰嚴君棄世日月以長子昇無一言乎予受而讀之曰詳哉可無述狀祥之懷也夫何能已因本見聞所逮識其一二俾後之人無忘厥槩云先生諱濤字飛雪與予家相距五里而近少孤奉母朱太君愛敬咸至太君厚於德居家三黨之親靡有不篤先生善承之有餘不足悉非所計教子姝心力兼盡一士嗜書史善文章自記誦以往先生禮聘名師盛陳簡冊晨夜鼓勵蚤起肅衣冠問課業晚坐書室師就寢然後寢率以為常是以子姝弱冠輒有聲藝林太學螺潭公先生仲父也嘗事呂涇野先生敦尚行誼先生孤之日太學視之與子文學君同學同師友同日冠同時昏以至飲食衣服罔弗同者及太學父子繼歿而先生視其遺孤瀯汾及孫寅綜家政禦外侮細巨畢舉益勤教事使詩書之澤弗替益光一若太學公所以視先生者里人由此多其孝義予成童與一士及元寒汾字虎寅同學登堂拜朱太君太君語先生曰張氏子孫汝其念昔無父之日哉故先生視祥有如子姝師他出太君入學舍聞讀書聲則甚喜先生或在庠或在後無不從者令一婢奉果餌以隨太君偏賜諸幼撫而厺子母愉愉如也太君一女字於沈而殤女太學公女適崇德姚氏蚤卒先生教育其幼子夏至成立又選士族嫁其孤女二人沈再娶於陸陸無子寡居太君憐之往來比女子子先生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猶勿與友況其身乎非親母親兄而亟相過甚人之

多言因辭之其後惟以使命問遺陸以不至太君嘗病瘧且滿三歲先生侍醫藥憂不解年未艾鬚髮盡白最後得良醫太君起康彊加笞若天所祐然予年嚮壯先生招延使課少子禮敬(與)答諸老師不異凡公後至者再而三故其瑣屑咸得備知先生内行則以孝事太君教課子姪為大務尤愛賓客喜行義天啟時葛公寅亮不在官授徒西湖上學者自遠方至先生多得內交焉後入國子學者自(游金陵)所所交南國之士益衆迨年已過中不遇一士既以聲聞動千里矣一時文藝知名在人耳目者率晚生後起非奉贄幣以見則折簡以通戶外之屨常相屬也先生布几榻潔觴豆威儀抑抑左右秩秩談古今雜詩史投壺擊鼓繼日不倦至遇鄉黨姻族聞事一以身任未嘗委卸既任成敗如在己及遇故人若故人子扶之以危規之以義尤加意雖其

閑或不能以無失要於嗜慕才賢好仗公義本義(懷)無負也申酉之際鄉邦盜起焚劫無虛日越數年開奉太君避兵刃轉徙靡寧常鬱鬱不自得嘆曰壯志莫售高堂安所慰悅無何卒于旅次祥往哭之太君撫而哭曰予見子也歿子不及見予也歿天乎乃止哭勸慰太君曰予視茫茫而聽充充且死矣夫又三四年盜稍息諸孫奉太君歸卒于家歲在柔兆旅倉海澨溽暑為疾慨逝年之莫追傷老成之盡謝援筆遂書若其諸軼節具載如狀茲不贅

## 先世遺事

履祥遭家不造有生八年先子棄世易簀之時祥猶從羣兒戲既聞先子歸忻肰反室自謂從大人所揖誦書屬對希果餌筆墨之授也及廚見老婢泣私問故對曰相公亾矣駭之寢見家人羣聚而號肰後疑先子亾也自此哭泣先大父撫祥曰天乎哀哉如此之幼而喪父也肰後乃信先子之亾自此哭仆地烏虖人至父死而猶不知也它尚何知哉是後撫育教誨出則先大父入則先慈自飲食立行以及守身修業與人交友之事罔不有教教罔不有淚是以成童以往至于弱冠貧而失學有焉大過則不敢出也年二十先大父棄世閱一年先慈又棄世痛哉天乎既變大作助爲虐者紛紛矣維兄與祥雖貧窮困厄未嘗一日忘先教也肰求能繼先人之志則亦何有令終喪者又三載于茲茲年歲日逝過失日有恐一旦遂至于不肖以大隕先德則辜負大於此用是憶先大父先慈之言語行事或得之親授或得之傳聞書之于簡兢兢遵守庶遺教日聞猶之侍先人以無忘寡過云耳丁丑秋九月男履祥謹述

先大父曰凡作事無大小一揆之理義情庶幾無失

萬厤戊午先大人應試省闈發榜之前一日與從叔二人往天竺寺諸人以爲禱科名也一叔前聽之蓋禱大父壽云今年掃墓時叔言及此叔祖曰汝父天性至孝平時順志無論即讀書應舉念念只在顯親壬子八月亦以鄉試在省聞母病即束裝歸或曰試期且至病猶無恙何不終場答不可急歸侍會母病日甚壽故哀不欲生者三年乙卯服終就試至前所寓室泫肰曰念昔年聞病急歸之事慘容如喪居者又周月不已也

祥襁褓時三叔祖嘗坐置懷中飲以酒及醉而嬉叔祖觀以爲
樂先大人見之每曰酒易縱慾勿使飲慣後不能止也聞之叔
祖云
憶自七歲就傅大人命受書于孫先生大人語先生曰吾名是
兒雖云與長兒名近亦欲其異日學金仁山先生也孫先生名
台衡
四叔冠晏客祥亦往飲既醉撻一婢穿屨獨行南田時天陰雨
且晦不能歸俄鄰人有持火過者大呼之鄰人驗負之歸先大
人撻之號于母母復撻曰已就先生讀書矣尚容爾如此縱恣
乎自此不許陪客此祥七歲時也烏虖痛哉今日欲㝵一杖之
加其可㝵乎痛哉痛哉
萬厤己未水溢先君子已沒矣家有貯米人情震懼鄰之家欲
奪先人產乃故高其價直以誘牟之售主因使其求益價而陽
勸止議益其價先孺人曰是弱我孤寡也價益則米且盡不益
則產歸于彼矣寧失米而已產不可失也乃盡發其米如所議
而豕是年米價日貴先孺人艱難支給產得无恙山陰劉先生
祭田記曰是皆紡績之餘也登斯田也粒粒皆辛苦也奉茲粢盛
醴羞也滴滴皆嗁烏血也子孫念之
祥家先業綦薄比先君罷益貧母延師誨祥兄弟束修之費皆
紡績所就憶冬之夜時餘二更忽忽念曰明日先生何以供膳
乎計所紡木棉未及十五兩遂復紡成一斤雞既鳴矣其勞苦
如此
家失雞婢㝵之鄰家已係之死矣婢以告先慈曰噫令人共知
媪豈不大羞邪乃再與之粟且慰之曰婁子勿爲念我家婢不

曉事耳次日其子慚而怨其母是戊辰秋之事也
祥一日濯手先慈曰盥盆中有水祥求溫者不許曰一濯猶畏
寒將何用乎終不許
先慈嘗戒曰不義之財雖昇不富惟勞苦而昇者久長卽義者
亦如此也汝父存日常與我將今比驗終無萬一不驗之理

# 楊園先生未刻稿卷七

海寧後學　陳敬璋　輯

## 弔祭告文

### 告先師文

歲維壬辰十月朔越二十有四日桐鄉門生張履祥以海寧門生陳確海鹽門生吳蕃昌之約求遺書遺象將奉之以歸謹修雞黍之奠致告於大明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先師念臺劉夫子之靈而以亡友孝廉祝生淵文學王生毓蓍朱生昌祚周生敬可配食爲文以告曰烏虖天下治亂人心爲之也人心易失而難存故天下少治而多亂豪傑有志之士未嘗不思起而救之然未有學術不端而人心能正者也本朝至隆萬以後陽明之學滋敝而人心陷溺極矣卑者冥冥於富貴利達既惟流俗之歸而其高者率蠱於李贄袁黃猖狂無忌之説學術於是乎大裂東林諸君子救之以紫陽之學率不能大正於天下則以胥溺之久未可以歲月變而一時學者又或不免于抱薪之極是以卒與天下相尋於既敗而天啓崇禎之閒搢紳之賢者猶能以名節自愛則亦莫非倡學之功也先生起而立誠以爲教本之人極以一其趨元之愼獨以密其課操之靜存動察以淡其養辯之闇然的然以要其歸而復敲之以踐履閑之以名節使高明之士既㝵與聞乎至道而謹厚者亦㝵循循於繩墨之守蓋世儒之爲教也好言本體而先生獨言工夫多逞辭辯而先生率以躬行崇尚玄虛而先生示以平實先立同異而先生一以龢平其言心也或以爲無善無惡先生以爲有善無惡其言性也或以爲形氣未屬先生以爲不離形氣此皆有功

聖門而儒先所為一揆者也是以親先生之教者莫不淡有感
發而聞先生之風者亦莫不有所興起至於中原陸沉邦國殄
瘁以身徇道者所在而有攷其人則亦無非先生教化之所及
巳足以徵學術之嚮端而人心不至于終溺也履祥游先生之
門為日雖淺而辱先生之造為悳甚深嘗以無文猶與之意相
勉自惟拜違先生八秊有餘矣碌碌亂流之中困頓頹放實無
異于凡民尊聞行知之訓未能仰副萬一其虛負先生臯巳莫
贖幽冥之中室必棄而絕之然猶尚賴此心之良時發見於日
用動靜不敢自卽邪慝以遵玷于門屏之末是則所為兢兢自
矢自厲死而後巳者也先生其或明鑒之烏虖尚饗

# 弔祝開美文

歲維壬辰八月庚子朔越二十有五日甲子同學弟桐鄉張履
祥謹致弔於大明故胡孝廉開美祝兄之靈曰烏虖正氣云没訊
矯直兮大道既微訊扶翼兮翼一作掖寥寥數去時明熄兮悠悠四海
將奚極兮於維會稽劉子挺兮崛起東南狂瀾逆兮二儀寥龐
剛大塞兮羣族虛誕䑺行式兮直道事人三黜安兮正誼格君
九奴甘兮帝怒不回朋小助兮時則賢兄慷慨疏兮聲動殿陛
四國譽兮羣宵益怒披棍索兮皐不可測履坦若兮於維夫子
卷道歸兮吳越人士躡屣依兮與古小學皋比肆兮嚮晦宴息
褰裳辟兮時則賢兄朝弃侍兮晰精別微十疑質兮湖海志氣
斂於密兮同學瞠喟衆駭騠兮謂子在東道則西兮曾未一載
九廟淪兮滔滔江漢南國津兮於維夫子討賊急兮時艱痛哭
痛一作慟儒夫立兮陰翳乍開衆正集兮廷論謂空臺端汲兮時則
賢兄衣冠焚兮葛巾野服卧白雲兮皇天不佑君臣燕兮酣舞
師師日忘倦兮姦邪朋興貨賄親兮忠言讜論棄若塵兮格人
既空邦國瘁兮動地北風胡馬恣兮三百舊都忽焉棄兮於維
夫子綱常奠兮從容致命匪歆羨兮蕺山峩峩首陽均兮時則
賢兄遹求仁兮斯文既喪徇以身兮生也有為死有故兮明明
日星視百祚兮烏虖曷悲大曜蔀晦黄昏徂兮魑魅羣嘯號雄
狐兮鼠侶竊食游於廚兮兄則棄箕子負塗兮烏虖曷悲罔陵
峯摧川原夸兮蒿萊叢紛荊棘蘖兮予懷周道阻以岐兮譬木
則曲離繩墨兮彼駑將汎失羈勒兮瞽獨斯行瞶南北兮若拙
稽猶昧挂扨兮凡民有情哀樂稱兮溯言夙昔交未定兮落落
一方意各勝兮靈鷲之間義相證兮蹤轍嗣疏心實應兮繾綣

吳閶言以贈兮志薄龍門眇滄海兮維稽有蘭期共采兮結以爲佩厥樂盈兮相彼好鳥喈其聲兮悵望遥哀不可傾兮抑思假息涕泗并兮（璋案通篇兮字一本俱作只）

吳氏復本曰此篇濃郁華贍非先生本色大儒之文無所不可

弔王父趾文

烏虖兄豈欲為節義之士者哉值時之窮不獲已而以節義著然卽是而言兄可謂㝵遂其志矣世之人士誦聖賢之書游庠序之地於義豈無所見徒以一旦濡忍瞻顧徘徊不能自決以至歲月浸久失其生平蓋不少也若兄從容致命濯纓柳橋豈非勇於取義卓然不回者乎笞予嘗交于兄愧不能知兄沒而慕兄之所為然猶可慰以為相㝵未深也今兄之大節旣日星竝炳矣而予困於流俗頹如無興起之志在我不能不曰生不如死使人不能不曰死賢于生是則所為深悲而兄未死之日不敢不懼不敢不勉者也越山蒼蒼越水洋洋逝者不作恩心方皇

弔呂亮公文

烏虖亮公河山灑血綱常信舌談笑蹈刃而志不折非由天植
之性歟辱其厚何以死生之際不罣其節嗟乎士固有死處死
為難慨正氣之不立人匪石其如磐值大命之傾況譬百艸之
遇寒未嚴霜之數至已竝時而摧殘彼薈蔚之名彥肆顯重其
如山竊聲稱于平世既府遷而藏姦識羞恥之何事亦君國之
非關苟榮祿之不失又安顧夫舊顏固空儒生忼慨奮國士之
烈而以屬夫冥頑予歔悲人物之欲盡而臨風其潸潸

弔唐鄭哉文

烏虖交於兄有年矣未嘗登兄之堂今登兄之堂而哭兄也已四月之後不亦悲哉予故謭拙不足自列于當世然世之君子或不予棄過而論交也大遂樂交於世之君子始固各有四方之志而今已矣喪亂以來無歲不哭朋友恆一二人多者三四人乃忽不意復及于兄也自兄之歿予固甚悲抑甚悔也數載之閒兄之於予也情爲加切而予之于兄跡殊落落徒以兄年方盛予尤壯夫白首之要爲樂未已何知生死之隔近在年歲乎然則向之所謂落落者負兄爲甚深而後之悲兄爲彌久也比見朋友之繼歿也時以爲疑豈天誠不祐善讀易至剝而後知賢者不得厚其福命也固也兄之事親也懇然於兄弟也油然其接物也溫乎若容其處己也欿乎若不足其爲義也蹶乎若有所弗及中心盡然與表爲一豈非今之所稱賢于人者邪其遽及此也人之悲兄者未貴而疾未老而終福命之不得其厚也竊以窮達修短何常惟天之授窮而皎皎達而腥腥修以辱短以光凡民之生不如死之衆矣何足爲兄之悲所足爲兄悲者有子在腹有親在堂生平執友一旦瞻望素幃相與涕泗而芻皇烏虖哀哉

# 弔李石叟文

烏虖生死命也所以生死非命也生不失義死不失義斯命之正而君子所爲皇皇而求也乙酉夏予逃亂菰蘆中兄行事不得聞死不得赴越今宿艸巳再平日交遊死亾散落見者不足十一二又足不踰阜林而東卒不詳兄死事本末據所得道路之傳則固非疾而死無惑也先是一載燕京淪沒兄寓書予曰驍變非常痛心疾首吾輩豪筦腐儒雖生負血性無力殺賊以報明主宵旦思之或號或泣然則兄之死也固其志之素定其不欲生今之世而皇皇以求義又無惑也可謂非命之正乎予懦不立事不能死歷生之艱難處白日如永夜聞雞犬如豺虎未嘗不歎兄死之樂其視世人紛紛藉藉猶求所謂名猶求所謂利得則囂然以喜不得戚然以悲豈不自謂海內知名之士向固連袂接軫揚令問於當世竟不復顧惜一旦視名義若塵土使兄不死將不忍見將不忍聞則不如死將不免見之聞之馳逐之輩或更以勸兄使喜其所喜戚其所戚則益不如死又未嘗不嘆兄死之潔也兄之言曰古讀書人有勠力王事有高蹈全身志則不同道高則一嗟嗟蓋棺論乃定兄之生前譽兄者多人毀兄者亦多人譽者謂兄人倫之鑒毀者謂兄盜虛之雄至于今毀兄者其行事可見譽兄者其行事可見敢謂皆不復顧惜皆視名義若塵土然若此者巳衆矣以視兄昔之所言與今之死且何如乎是則毀者固未知兄即譽者亦未知兄也獨惜兄求友四方既十餘年親賢人友不遠不肖人式文人友不遺獨行人雖以予之迂疏時違俗論相與引重其意豈無以爲而竟無所成以死斯或事有不可以人勝成不成無足爲論

凡有弟心悼亡者何能不顧念彫頣為之唏嘘流涕也語云朋友之墓宿艸不哭距兄歿日三寒二暑乃踵門一慟又無以謀兄室家朋友相見皆空嗟予而予自省不難對兄九原者兄霧昭昭固知有以鑒予之艱難也哀哉哀哉

弔裴紹岐文

烏虖俗流汩汩有足畏入鄙言營營有口恥及負氣矯如辟喧就寂伸豪論衡冥思參極遹既耄其靡怠惟耽書與尚悳允東海之高蹈匪局埶於岐伯胡遠殀之遽盡竟大秊之弗㝵

弔吳仁伯文

烏虖今之為學者寥寥矣生于吾儕其志於斯者百不一人生於吾後其志於斯者大百不一人乃或有志於學而惑溺於釋老頗僻於己見附影逐聲相尋而入邪慝者蓋不少也至於學術本乎至醇平生言行能準於茲孜孜矻矻老而彌篤者聞見所及誠不數人先生始自崇禎之間日與二三友人講論程朱之學越今二十餘年切磋不舍其自家庭以至鄉黨朋友無異揹也夫為學於衆人不為之日辯晰於羣相咻和之中獨立而不移謙和而善下可謂篤信好古敦善弗怠君子也已祥于乙未之歲身進交於先生私心竊幸凡事之爰要身一人猶悒百里之隔請益殊希何圖一旦遂復罷失烏虖吾生蚤莫大理之常先生生於天地庶表裏而無疵而予不能已于悲者在己之失益爰而後學之無資師資哀哉哀哉

# 弔呂康矦文

烏虖先生金行挺秀澤國鍾英高懷勁氣介性直情松筠節抗竹箭心銘諠不苟合靡合不誠信不苟諾無諾不諲見利弗顧臨危弗叓大義必奮細行必矜意所不可千夫莫爭力所能振萬斛毛輕耿耿國士矯矯干城哀今之日志難與明遺俗特立晦跡藏聲和光假寐中夜以興涸俗豈屑浩然遠征五嶽尚子下簾君平脫屣七尺維繫天經尚慕往傑桐江之貞陟降西臺庶其身朋某等懦夫淪落罕成負薪於野遹求耦耕大道未覩湙緩曷勝空悲老去歲月遷形跲望遄返握手班荊何圖訃至健者遽零同人悲悼涕泗交并刴諠至篤執友父兄如新白首累心各傾幽明不隔夢越西陵閱諸小子音盲夙承授經謟復儼然在庭相率羅拜清醴尊盈先生來格翳翳雲停

## 弔吳忠節公文

烏虖崇禎之閒先生之名朝昜鳴鸑崇禎之末先生之節亘河喬嶽固致身之義若非君子所難為然世之有先生之名者不能皆有先生之節者也蓋其立身本末固無足述當夫國家無事廣交游揚譽望以翺翔日月之下止以營私自植為計及夫禍變猝至又安能以絫非意計之所及者而從容出之哉是以屈背回面以苟一日之全而不暇顧夫惟在致奴之謚至於所欲既㝵則又揚揚閭里造為曲說以流布于鄙夫小人之口耳以自解釋其通天之皋(辠)而不復知有君臣之義與廉恥之防者比比也覩先生之大節歿先生之生平可以渥然而汗浹矣向使當日搢紳之徒平時皆能名節自厲為國遠謀不幸有事各懷舍生取義之心而無苟且汙辱以為脫骫自保之策夫何至以亂亾遺其君父中原盡為塗炭如今日哉小子某伏處田畝絫無譽問以遇知當世又竊以藉名公卿聲稱自達為羞恥是以雖與先生之仲子游而未嘗摳衣趨隅以質其末學洎乎率土號天之日聞訃起立方以冒干戈棄墳墓為懼不能奔走數十里叩几筵而致弔焉然今瞻拜祠宇仰止羽儀思百世之下猶將維三綱于不墜激頑鈍之肺腸而況竝世接壤慟哭淪亾張皇野澤能不肅乎其志而裂乎其衷

弔吳仲木文

丙申正月之晦同學教弟張履祥哭亡友吳子仲木於鹽城既歸悲不能已復述其意而為之辭曰烏虖年來哭友淚幾枯矣不意又及我仲木也仲冬一見遂為永訣邪聞訃而來弗及見君矣讀君之遺言痛哉志在後敘行在三儀學問之志至死不怠屬纊之朞日猶勤勤索予書也念予一載之閒以君之器以君之病不忍盡言于君者皆為負君深矣自夫率土淪胥師友道絕壬辰之歲與君約為山陰之行假道海上遂篤道義交私心竊幸切磋之益資君不淺如何一旦失此畏友烏虖君之齒少于予君之力行過于予猶且中道身没所志不究長于君者學問之日寧有幾邪君之子長者八齡正若先君子之棄予孤也君之昆弟賢繼君志行定無後憂予也未有子嗣先人後死之日惡知其有邪否邪縱有之其果能勝衣而拜弔者邪是則予之哀君尋謾自哀也烏虖仲木不久存者形久存者心也予哭君歸矣塗中繹思所哀屬君之從子於君朝夕之家奠述予言以告君君其鑒諸烏虖哀哉

弔吳哀仲文

烏虖哀仲託志千古而年不逮三旬將修百行而力盡于哭親
豈不痛哉慨斯文之淪喪世久絕兮問津紛歧塗之日闢睠周
道之莽蓁哀予之生之叢詬荏弗克于自新冀觀摩於良友庶舊
惡之有悛惟內交之伊始在歲行之壬辰樂邂逅之適願蓋貌
莊而氣醕擅英華其斂棄蚤抗節于松筠既細行兮罔怠益勉
勉於大倫君殷勤而篤下予徑直而懷貞閒睽離于時月輒勖
詢于譆譆惟五旬之朝夕祇關逢之其春悵良會之弗永繼書
問之來頻期結室於山皋相携手而歌蠡拔羣污以滌圃夬往
復而披榛忽終天其云遘歎予懷之未申恨有萬其靡極日哀
哀而泫旻乃扶杖兮不起卻揾米於昏晨予拭涕而喻慰有蓼
莪之先民振山谷其一慟感載路之沾巾旋危辭以進勖伊大
孝之守身胡踰年而彌憊竟二仲之齊仁元注先是仲木居母罍哀痛踰禮卒于罍
次哀仲罍母未踰年而卒懵蒼天兮安忍不假年于斯人果修短之有分抑
吾道之空乜望帝馭兮既邈又繼軌之曳輪顧同人于郊野曾
應志之幾鄰驖訃至而然疑適予生之遘迍元注時予女奴非歷其命辱身訟庭
顛沛于一載情弗堪兮重陳徒怨歎于不蚤速隕化而形泯乃
襄裒於中路屢書空而自呻咎既往兮弗逮行躅濁於海濱希
初服兮可返日就莽而重紉靈昭昭以鑑余罔生奴之維均矣
無負於夙笞罷餘年以自珍哀哉哀哉

祭張言雅文

烏虖予幼不獲承先君子訓亡裒學廢鄉無典型沈淪俗學至二十季天誘其衷稍知省悟用是屏棄舊聞進求古人之學然孤獨無與習見牽之至艱難踣頓㠯庶幾一㝵譬松柏欲興而蓬蒿葛藟皆㝵虐其條蘖也是㠯凡遇來學之士輒不㠯無聞為恥亟亟述㠯古之所云而於鄉黨特甚乃至亡益裒學益廢子弟之所是父兄以為非父兄之所崇子弟以為過父兄子弟皆不㠯為非又或限于資之所稟狃于習之所溺語㠯科舉之業而信且從者十猶五六至語㠯古人之所為學而信且從者十無二三矣此予徒抱耿耿與斯人游而卒鬱鬱莫㠯告也自歲丙戌子之親不㠯予為非進鄉之諸友與子從事予予觀子入亡未溺而資又足㠯為學其於予言雖不能盡從從違者半志雖未能盡出於古而古終勝今越月吉告予曰始聞先生言而疑見先生行而疑今聞亡人之言而驗見亡人之行而哀予曰勉之事有不可知者三生死一也疾病二也聚散三也今與諸君居亂亡不死且無疾不東西南北願無虛此游也於是有惜日倡酬之作有勸善規過之條惟子也畏往來之雜則書陽明客座之箴畏俗學之移則揭紫陽白鹿之規予言士節不立由於知埶利而不知名義懲今之弊宜讀東漢之書生於東南地不嫻弓馬天不授膂力適㝵逢亡會宜文臣致主於唐學陸宣公於宋學李忠定公文皇帝命集性理全書靖難之后々才淹鄙所集雖不足成所命聖學梯航大在於斯考亭夫子不㝵行其撥亂反正之志於南宋之日春秋大義寓諸綱目讀諸書學問之大端具矣惟子也予言脫於口輒求其書觀玩之予與子游

罹亂之日予是而不非予是是而非非予言善不及惡子善善
而惡惡予嘗勉子慎吕辟患默吕保身而子遂有招隱之賦人
或告予言雅某言也過某行也過予答之曰言雅年幾何弱冠
也異時學益進宜其無是退而以過告予必引咎閒曰以奚故
故予曰子誠過也無自解則笑而受未嘗拒於色厺季春予謝
諸子至語溪寓書予曰先生常言三不可知於今驗其一矣斯
語也予聞而悲之由是越月必歸歸必與諸子聚聚必於子之
家烏虖子徙以予厺數十里而歎聚散之不常惡知遂繼之以
疾病遂繼之以死生乎使予不至語溪詩書朋友與予朝夕或
無疾病疾病藥石孔良或不死即死死者可以无悔生者可以
無憾今也子之疾可以不死而竟死予與子同學四五人者登
子之堂七尺之棺纍然而殯諸五旬之親頹然而拜諸十五之

婦摧然而哭諸子夫何能以无悔而予夫何能以無憾乎雖從
予游者鄉黨之士猶自有人以其文學非無過子如子之志進
而三十四十必能卓乎有見令聞高矩爲后者師夫惡知廢之
不由而興衰之不從而盛乎烏虖已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生
者猶可相成死者不可復作爰述所哀呼子之靈而告之同學
諸友夫各有述也子其聞之哀哉

# 祭錢字虎文

維丁亥歲之十月戊辰朔越三日庚午同盟兄張履祥謹以絜酒炙雞致奠於故文學字虎道弟錢君之靈曰烏虖朋友死喪何人不痛至於憂樂之共志義之合而又少壯與同中道相失也為痛彌甚予年三十有七君不及者三載計為朋友已二十有二年其間聚散離合倡酬悲歡所與越春秋數晨夕者不可勝憶歲己卯君以母之喪奔自錢唐其冬卜葬於白石之原艱難經紀惟予與君其後三載讀書武林山中酌清泉陟高阜徘徊登眺於兩峰二隄之間大惟予與君既而予以王父之禍討賊未能求死未得乃倉皇修墓惟君與予歎寒霜艸土甲申之春聞學於會稽夫子進請於堂退筆之冊相與戒勉尊所聞行所知大惟君與予江山關路往者予友顏兄士鳳君友之士鳳歿而君哭之哀且謂予曰鄉黨之友不復有斯人矣繼予與君俱友祝兄開美開美之訃至予寓書君曰吾道益孤君曰死可矣一二年來邦國淪胥中原塗炭君時痛哭髮已短而心徒長君之先世孝友長者為憂後人不逮其昔嘗為予言變者其世不變者其家薄者其俗不薄者其心吾懼子弟之漸濡於佻越也烏虖豈知今日君之子一旦無父鄉黨之友復無君朋友之有志於學者復謂摧折搖落不慭遺一二人也君疾既革而予至君死既殮而予寓君之藥石予視之君之手足予覆之君死有日矣猶若弗信也見人畏其問及君也烏虖自君之疾洎君之死宗族悽愴謂其人不可以死也所知悽愴謂其人不可以死也鄉里聞之咸謂其人不可以死也其視生為人憎歿不為人哀者君於蓋棺已無憾矣雖其為學也氣質未能盡變其應事

也規矩有所未周要其卓然不拔之志與夫耿然不靡之情處
已不求其厚為人不辭其難外與中符不事擠夒則固人皆信
之雖有憎美不能二三其論者也烏虖生非其㞢不如其死之
君為孤兒君之子復為孤兒薄田祇具饘粥賦役正繁門戶適
際其衰又鮮兄弟男子四人長未成童幼未離乳望其讀父書
勝冠帶克紹箕業以定室家日月方長寡婺弱子其何以自支
於不替令季予在在語溪每見君輒詢士鳳諸子予自海昌歸
問閒美子聞隕其二則甚嘆惋君於故人如此不忘其後也已
之後人竟不遑恤君塋沒屢顧予欲言而不能凡君予之意何必
言而後知哉兄弟之子猶子也朋友而兄弟豈有異是予克壽
予不隕穫於貧賤知當為君言能當為君為死者復生生者不
愧乎其言古之人有行之者終始惟心成否惟天予為君言如
此而已烏虖哀哉尚饗

又哭錢字虎文

烏虖太季哭君君爲孤兒君之子復爲孤兒今季哭君君之室爲寡婦君之女復爲寡婦爲寡婦者失奴自堅猶可云命之弗穀爲孤兒者君骨未寒已爲族人所奐肉人閒之痛詎過於斯

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

天生萬物以養斯民自非聖人作為飲食飢渴之害未及乃心先及口腹何以遂生何以報效永言厥悳爰學古之人明醴香粢虔肅以薦

仲丁告先師孟子文

夫子之科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祥也小人敢附斯義徒以貧窮
志將求食是以授書二十餘年子弟數輩未有鄉黨自好之士
今既愧恥力維自新以茲之歲兩月治農兩月求友其諸餘暇
閉戶發書擴其善端閑其邪慝庶幾有造入孝出弟通功易事
免於絫饕其以是心至雖疏且幼不敢不告以夫子之言示以
夫子之行勉之成德以俟後賢其有懷利挾欺弗式六行違於
五常雖在門牆不敢不遠未能鳴鼓之攻抑云不屑之教明德
於昭鑑茲幽隱

# 哀辭

## 孫子度哀辭 幷序

予旅語溪四載自丁亥始故人惟子度心志猶昔子度數過予予大數至部外訪之每步自郊人咸知爲子度往也一戶自扃松杉出垣子度嘯吟其中如經歲無人跡者然四方之屨時時至縱論今昔各究中懷斗大而外若不復有覆載也子度氣豪邁弗堪摧折少壯奮筆文詞聲舉譽貫耳言古少可多否言今多退少進伸眉闢膽希足其意申酉之歲感憤伏闕獻書幾千言其視天下事靡不可爲究之人亾邦殄波逝湯湯機會莫乘窮愁塞臆爲遡平生已無一如志者雖復寄慟哭於詩歌起陵谷於筆墨或褱裒中壄混農夫之樸蚩寂寞空扉託緇流之誕詭朋侶載其浮沈編牘忽焉播棄均弗足以解其鬱陶蘊結之氣矣子度病初佗予閱出弔叟諸文示之揮涕言曰轉覺生堪愔安知國有人志念昭已然卒以是淹連二載而卒聞而痛之爲辭二章以寄予哀

帝哀壓汨兮逝矣先民蕩蕩神州兮奚所容身日星閟曜兮野顧無人狙魁夸智兮棼族高信言不可入兮情不可與親幽幽獨息兮惡識冬春韞璞重壞兮造物斯珍虛堂徙倚兮涕淚爲新庭梧如昔兮爾主予賓吁嗟遘生兮夫獨匪辰陰陽自古兮周運如輪衰榮通窒兮億不能均付之無心兮浩浩鴻鈞維彼賢達兮道有屈信棄晦景戢兮齊乎蟄鱗内昭罔息兮何愁隱淪枉昔成言兮訊與重陳悔予弗逮兮紛淚盈巾

海寧後學　陳敬璋　輯

## 題跋書後

### 書龍溪先生天心題壁後

琶城之西有天心書院者鄉士大夫與三學之秀者嘗講學於此𠫵今未遠也流風泯如故老已無傳聞竊思敎化之於人如風之被物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怪有士數百人無一二興起其閒豈主之者非其人抑所務非其道也及讀龍溪先生題壁之語乃爲釋然蓋當時會者徒以舉業取第爲務先生反覆啓諭諄諄於進悳修業之旨而終之曰象山云古人闢邪說以正人心予只關辱爲時文自今觀之眞可一笑則有以知不獨主之者非其人而所謂講學不過一時習尚所重好名之人因互相聲埶以爲誇耀里黨黨媚合當塗之詭徑非有向學崇道之心也然則先生固有以知其胥溺之故不辱已而詳誘之使聞之者或不無所動此固拯濟斯人之苦心乃其人之志則既已殊矣又安能有所感發哉宜其寂寥至今也予因慨一二十秊以來人士習尚愈非笞時羣咻羣和蓋誠市儈隸人所不忍爲而章甫逢掖者無不可忍不有作者䚯善其後是所望於及時而進德修業者

書聖途發軔後

戴氏晉生著本朱子小學之意而淺易其辭簡約其目俾幼學通曉馴習服行以收其放心邪氣者也足爲業(蒙)士師資與訓學齋規諸書相類世教下衰父兄訓率止於藝文師友漸靡徒長傲惰蒙養之道先乖安望成人有德乎觀其所著知律己之有方教人之道君子也

書徐子顧嘉予傳後 元注嘉予名聖錫

嘉予之才足以集事惜其不軌於正平生行事多不滿人意故及烈禍鄉里哀之者少也其初出顔司李之門由父久相親比引之納拜後稍與異自是邪人難以永終皆不足咎嘉予若乃羣盜之起始固未嘗不與爲緣思欲用之至勢已燎原遠近切齒兵衆四集彼輩途窮情迫雖克撲滅所傷必多棄此上下讋曉因而撫定強桀與之自新愚醜返於耕耨不事斬殺閭里安帖大勢已散徐視蠢動執而斃之嘉予之才於是爲優厥功固不可歿若能解其難不惑其利見其利即顧其害事平之後翩然遠厺雖有邪謀無所施矣乃禍機屢發而如罔知忠言入耳而不能用坐致生死爲戮宗祀隨殄豈智實不逮抑默有所司者乎但加刃之凶即自隨流嚮利者狐媚於前豺噬於後處心不亦慘哉是以君子生於亂俗寧終身無所著見必不蹈邪人之械與匪徒共事也

## 書六戒後 凡二條

韓參夫著其閒條目固多可議要不失謹身約禮之意許予論之是也昔邢和叔言一日三檢點程子猶以餘時做甚而哀之今謂一歲之中戒謹之日止於若是其視古之人夙夜祗懼不敢怠遑何如也雖然大異乎終身放恣漫不知戒者矣

予始聞參夫韓氏而敬之神廟末遼左失事即攜其家而南若豫知天下事將有不忍言者南方賢士大夫多與遊如錫山高先生會稽劉先生及其門生舊友皆得上下其論又似知學者善音律遇山水佳勝與其二子撫琴而樂之又意其爲奇傑士而恨不及見之後遇其次子畱於吾郡自謂能詩能鼓琴及叩其中懷殊鄙然傲惰而辟與人寡合又聞其長子客丹陽丹青爲業二子俱鰥居浪游畱寓三吳久曾未聞念及父若兄者人風之輒弗悅因是以思參夫殆負高世名而未必有其實者也方其去家族南來也已則壯夫子方幼苟懷康濟志當求海內賢士使二子事之折節讀書求所謂修諸己可施當世者遇中原多故戮力時艱可也苟以避世爲心當巖棲野處率其子樵牧耕漁修其孝弟禮讓且爲之家室田里以長子孫全宗祀亦可也顧乃託跡皇都車馬繁華之地以遨遊搢紳閒傳家之業惟丹青已耳琴與詩已耳無非末代幕游之具不可容於堯舜之世者也罹亂以後遂父子兄弟各挾其技以浮沉汚俗既非不求聞達之槩又弗類乎憤時病世之所爲徒使天倫廢闕宗祀隨斬然則嚮之所爲終始周旋於賢達者竟將何求也哉予是以不復爲敬反以爲鑑也畱四十餘旅困幾殆何子商隱哀之館於家二載力以父子兄弟之愛感其心曰亂離弗率既先

先生莫知所終兄在五百里內何難相見乎資而送之丹陽一月

以病歿

## 書姚氏族譜

古之論治者必以正經界明宗法爲先蓋宗法明則孝弟之念油然以生而犯上作亂者鮮經界正則人服先疇而里俗易厚故曰奴從無出鄉鄉田同井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嘗與友人慨嘆及之謂人㝵施之于家而不由乎世者一曰重譜系及會宗族一曰置祀田及產業買賣不出兄弟族人而無如敎衰俗薄此意存焉者寡也今觀姚子仲聞與其族弟自陶急急於家乘之修又能厺僞存眞闕疑傳信而嘆十世以上先代有其人子孫散亾不可攷綴雖貧未能爲會族置田之舉其志可謂敦篤吾黨宐以爲法也姚氏子孫其無忘斯志矣夫

書小學末示學者

修其孝弟忠信謹其動作威儀惰慢邪僻之氣勿設於身體溫

良恭敬之意充養於中心

# 書宋理宗事

宋史景定元年立忠王禥爲皇太子帝家敎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案理宗之於太子善矣雖士大夫之家多不及也然不能博選仁賢以爲之師傅則其所謹者末節而已未足以毓成令德也蓋人主之德莫大於知人而知人之學莫大於修己理宗不能脩己以知人於時眞魏大賢而播棄勿用故其敎子亦不能使之急親賢之爲務也

## 書吳孟度像後

謝君所圖孟度吳先生歲在丁酉先生年六十有三像也先生孝謹醕篤飲人以和祥嘗因其季子擊千請謁焉先生下其交禮恭而氣洽若舊知羿擊千左右侍養惟恐失之古稱色難殆庶幾乎今年春聞先生訃弔其家不及見先生見先生遺象彷彿復見先生焉雲間顧君幷圖擊千於菊孺子慕親之意蓋盡見於楮墨閒也予竊悲歲月如駛老成舊德之人存焉罕矣後生佻輕習習以長犇輩流風將日遠日忘也再拜而識其後且使來者瞻其氣貌已足以厲薄夫之志云

## 書保甲論後

保甲之法即管敬仲內政遺意內政猶是井田遺意行得其道不獨設險守國為第一義雖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尤存乎此變十家為百家可以行於城市若鄉則邨與邨相結其奇零散戶隸於人煙眾多之邨而不限以家數遷徙往來必有驗士農工商必有業啟閉巡警必有時但使一保之中推其眾所信服者一人主之不得則富室或薦紳家主之循等而上百統于千千統于萬如軍之有伍官司不以苛法生擾則人自為守而無良靡所駐足眾勢固於金城矣蓋暴民不作流亡不生天子所以守富貴也盜賊寢息鄰保相救尤封君巨室所以長子孫也自天子至庶民富貴有大小其欲長保所有以貽後人一而已上下志通何事不善後世有司動至倚法擾民無賴亡命遂攘臂奮舌以撓敗其閒所以有事力之家縮首辟䟐不得已寧東西播越不敢任事雖有保甲徒為厲階而盜勢日昌土田日蕪里俗日敗矣夫古今人情大率喜亂者皆竊人憂亂者皆富人也不與憂亂者共守而與喜亂者滋擾惑甚已烏虖安得實心生民如古循吏相與講求安集之策乎

書羅豫章誨子姪文後凡三條

案子弟不肖之目不一而以伍羣小避士人不羞里巷不顧父母爲冣賢子弟之目太不一而以入孝出弟爲冣此羅先生竝刋三家以示人之淡意爲子弟者可以思賢内省已

又案羅先生無志於仕不求人知而誨子姪文所集聯句非富貴則辭章不已卑乎曰此爲不肖子弟言之也不肖子弟甘于下流辱人賤行繆身危親無所不至其視世俗富貴詞章之徒益下矣故不辱已假是以寓勸誘之端爾非云父兄之望子弟止於是也又況詞章富貴之徒其爲辱人賤行繆身危親已不少乎

又案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君臣父子天理民彝士惟昏主亂朝小人道長則退身田壄效潔已之義若生于平世進有可爲則致主惠民斯義之正循此以推羅先生無志於仕韓范諸公勉子弟以官爵太各言其旨也

學案先生與太守孫欲爾以道德相切劘得見遺書欲爾名全可季十六補諸生亂後棄去肆力汲古從陳乾初修證人社約期於寡過居喪哀毀鬚髮盡白篤於同氣凡事獨任探索史策各有紀略云

# 書許淮陽紀異後

淮陽太守許公海寧人諱令典字同生萬麻丁未進士著金牛隨筆其弟五條云河南睢州孫姓者其父顯宦厚殖止生一子四肢皆缺俗呼為圙圝雞迨長婚生三子二庠士一冑子其人好客好馬客至肅衣冠偽兩袂抱至席笑談甚洽一切會計以口銜筆書之出市家僮扶坐駿馬至肆取物馬上估計錙銖不爽又好獵乘馬出見麞兔大呼逐之常馬逸墮榛莽中不能起家僮復扶寘馬上乃去有盛稱其淹貫經史或太過今年六十餘矣余向稔聞之辛酉晤海門令侯晉明永城人復相證如是乃知其不謬云

世俗生子形不全若貌醜者父母即不愛甚者不舉痛傷茲事久矣好醜全虧洪鈞偶然之賦均之子也父母於子無能則憐之不才猶將教之水火疾疢猶救之而治之蓋無所不用其愛也徒以形皃之故非有大惡空奴之辜惡之惑已殺之至不仁已且人之生也重形乎重性乎形雖不全性則全也形雖惡性則善也形不若人性同於人以視完美其形而毀滅其性者將孰取彼愚夫婦忘父子之親戕天地之性迷謬妄殺嬰兒奴非命者何算空其天殃之滋至也逮乎愛天之殃隕絕厥世雖悔何追焉夫生而形不全者雖古未聞甚如孫君者也度其生時求為喑聾跛躃侏儒廢疾之人已不可得見者當必駴異以為生兒如此不如無生也薄於德者指為笑哂矣乃其家冀留種也舉而育之哀哀父母蒙譏訕忍恥詬憂虞傷痛患所以保而存之之心較之生不才子抑又遠矣及長而才智猶是壽考猶是長子孫猶是承家保世究亦何忝所生哉如使方其初生父母

怪而棄之後遂不復有子孫之世弗遺種者久矣至於今越五十年惡知三子之後不已鞠鞠繩繩大爲鄉邦歆羨已乎肰則天地之德惟生有生之族無大惟人父子之道何可自戕害哉予鑑家門往事撫心不已因閱所載而附論之夫以見許先生作紀之本心也

吳氏復本曰案月令云先雷三日振木鐸以令兆民云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此乃父母之過非其子之辠也

## 先師年譜書後

門人張某讀先師年譜既畢泫然而歎曰烏虖悲夫先生之生也值親之窮其卒也值君之窮而其生平出處進退也則值道之窮然窮于親也而孝益著窮于君也而忠益章窮於道也而學益進而業益修易以困爲德之辯孟子以爲動心忍性生於憂患先生之謂矣然先生自少至老所歷諸艱至於飢寒瑣尾履虎明夷而未嘗不處之泰然是則固窮之操它人勉而至先生其安行者乎朱子有言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竊嘗以爲夫子而後惟子思孟子足以當之若先生者其亦百世之師矣

書綠雪亭雜言一條 敖英著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遣中貴送還隴山若充此心以念二帝之穹廬毳帳則必能寢苫嘗膽而靖康之恥雪矣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當時臣子皆有鸚鵡悲鳴之志則必能枕戈待旦而梓宮還矣惟爲之君者不養賢人壯士而養禽鳥爲之臣者不爲復讎問辠而爲祈請此王氣所以終於錢唐也因閱綠雲亭雜言感其事而錄之雖有無不可知竊謂作者深得詩人比物之體足使聞之者戒也

吴氏騫曰此事一見于開天遺事乃明皇事再見于建康實錄以爲宋徽宗有使臣郭浩作詩志感所謂傷心不忍聽鸚鵡猶向枝頭問上皇者也此據綠雪亭雜言又以爲高宗事大氐好事者傅會以風當日之君臣爲多且尔時秦隴之地已沒于金使者亦何由而過之乎

# 跋西臺慟哭記

國之存亡猶春秋代序也有悲秋者而益覺秋之可悲矣夫猶死生必至也有孤兒嫠婦泣於旁而益覺死之可哀矣夏亡而殷代殷亡而周代周亡而秦又代一也乃尚古者似於殷周尤戚戚焉豈非祖己微子之篇黍離麥秀之作有以興感而然乎予少讀謝先生傳至天涼風急挾酒登子陵臺哭文山爲楚歌擊石招之輒不禁欷歔流涕也既數年讀其詩百餘章然非善本又時方盛年雖慨焉慕其為人猶未若於吾身親見之也迄今二十餘年㝵晞髮集而見所爲西臺慟哭記者始知宋公之作本先生自箸其文既足以感而時事適與相類正如中夜嬰兒失其母有重罣者聞哭聲乃愈悲也因書歲月以記之時甲午七月之晦

# 書理桐拙操後

予自有知輒聞長者誦言胡公治蹟肰祇述其懲姦革弊規條賦役較若畫一民到於今受其賜疑若古之賢有司耳或者猶嫌其嚴酷及讀理桐拙操乃知公之用心頗及敎化而嘆傳聞之有所未盡也如毀淫祠以祀先賢禁左道以崇儉朴及嚴保甲正昏姻戒燬尸諸事皆學道愛人之舉有非俗吏之所能爲者且其言辭懇惻諄復藹然若慈母之於子而俗顧以嚴酷疑之何與豈若所云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假煦煦之仁博寬大之譽惠姦賊良義不敢出其於用法有斷斷者故不知者遂以爲病與此大可謂深識治體而非一切武健之可方也至其不敢欺獨知以欺人一條載曹貞宇一時言語而云佩之終身則知師友之間講之有繫身於義理者多故其存心臨政不苟如此遺愛及今良有以哉胡公江西人名舜肩萬歷間進士治桐鄉五載多惠政遷南大理評事卒於官曹貞宇其主師也

# 書里士事

里有士人家貧以其子為僧道者予初薄其為人已而惻然不已夫父母於子豈不甚愛忍令陷溺至此蓋由教不明習俗衰薄徒見為僧道者美衣豐食安居休處有生人之樂不知其廢人倫習左道顯者損髮膚隱者辱肢體至不忍言也至其族屬親黨人各自私坐視淪胥無憂動念葛藟之謂它人父行野之言就爾居比戶皆然非一二人之咎也又近代以來惟知科名為榮路四民中尊士而賤農工商賈夫士也果其稱先王為仁義㝵志與民由之不㝵志獨行其道以是為尊焉宜也若乃工浮文以干進取㝵則驕淫恣黠靡所不為不㝵則詭濫莊滑亦靡所不為廉隅不飭名教敗裂其不如服田疇挾技藝牽車服賈身不失義者遠矣吾不知今之為士果何如哉乃訑訑自尊人亦羣尊之也羞已且夫一人終歲衣食之資所須幾何以農夫準之自上食九人至下食五人苟日出勤動不自惰棄雖凶年不能殺也胡乃恥非所恥以脫衣就功為鄙俗而不事事既寡恆產又失常業計窮意索則自寬譬以為出家修行猶未失體面也噫誠使清夜以思其可哀痛羞辱不啻賣為人傭者多矣何體面之有乎吾友鄔子天則少嘗授書為養中歲棄去曰何可長也縈善醫可以給食已復棄去而課其子力耕邛子季心乙酉以後棄家避亂亦授書為養其子羸弱不任耕讀嘗嘆曰吾奴將毋傭於人使讀書粗知大義卽教以織竹攻木耕則稱其力之所及以為一藝苟成足以自食不貽先人辱可矣然兩家子言行謹飭不隳儒縈家風二君子可謂卓乎自立不牽流俗者矣因感里士之失并識此為後來之鑒云

## 題劉忠宣公遺事

愚案自古人士未有讀書而不能耕者唐宋而降學者崇浮文力田之業遂目之以農夫細民之所爲士君子罕顧而問焉肰未至以耕爲恥如本朝之甚者也忠宣公於國家全盛之時朝壄相高華競其敎子之方乃能違一世所尚不廢本業若此觀其所言習勤忘勞習逸忘惰吾困之將以益之大哉斯言與無逸之義相發明也以是承家永世豈有弗克終畝之患哉近世搢紳之子溺于膏粱寒士詭辭代耕罔知稼穡一旦失所飢寒隨及以至志行不立廉恥道盡可勝嘆哉

吳氏復本曰孔子之責樊須孟子之責陳相皆譏其舍大而勤小也若東漢之管寧茅容豈非君子也哉

學案嘗本作常，辟明光宗諱

## 題傷蛇行

西安徐子詩有傷蛇篇序曰湾池赤蛇長三尺許一青蟺長大相等遇於水爲蛇所吞蛇腹已盈而蟺進不止反爲蛇苦蜿蜒水上羣兒撲之兩斃予竊傷其以貪死而死貪者寧惟一蛇也作傷蛇行

吾聞有靈蛇厥大乃吞象何以需三年出骨還艸莽搏噬雖有嘗物大固難攘嗟此特區區所欲一何廣彼弱誠易凌身謀豈惘惘㝵與未㝵閒死生大相仗口腹徇其身古今同慨慷所以利在前君子戒勇往

徐子意氣士也與予有舊甲申夏五寓書予云天崩地裂投身無所惟有漁樵之樂不二三年聞其官閩矣又一二年則聞以皐行矣又幾年友人葉靜遠訪予於鹽官之鄉言及徐子則曰

身名敗家盡破矣因思三衢風俗滈樸徐氏慕效吳下驕侈之習埶固不可以長且以厚祿之家一旦忘棄君親而亟亟棄埶其入於皐罟蓋無足惜獨其感物亦戒思迹漁樵類大非惘惘者使能永矢厥心散家長往何至身名俱敗爲里閭指嘆哉因識詩後而附論之如此

## 書清江巽隱兩集後

清江集四卷巽隱集四卷家無藏者求之里中數秊未之㝵也夏四月適于吳興書肆襍帙中㝵之爲不寐者累夕喜而志其歲月時崇禎十三年之初夏也韓子曰古之學者必有師予見巽隱之就學于金華清江之受業于會稽而卒以卓卓如此爲歎古人所就之有本也肰其昔豈各以父兄朋友之發其志哉蓋豪傑之士介肰思異于流俗而不忍以鄉師里習自苟且其就也肰則彼都人士有師而不知學者亦可哀已

## 書馬融忠經後

愚按此書當削去經字列之漢文中與繁露法言諸書竝行要不爲於世无裨若以之上儗孝經正名定分卽有僭僞干統之辠矣不若易之以訓所全爲多獨疑康成爲其弟子而不能正之何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我誰欺欺天乎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弟子之欲尊其師而儗非其分鮮不失之細人之愛者也孔子弟子便不如是孟子所稱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蓋阿其所好卽是（自）己矣不免於汙下也大都漢儒多有妄自尊大如揚子雲作太玄便以儗易作法言便以儗論語之類是也

楊園先生未刻稾卷九

雜著

易義

海昌後學　陳敬璋　輯

君子之待小人莫善于包也姤否皆小人道長之卦否言包者兩爻姤言包者三爻聖人之情見矣自外包物曰包姤五陽包一陰其為力易否三陽包三陰其為力難肰以消長言內陰外陽陰勢日趨而盛陽勢日趨而衰以上下言陽位尊陰位卑天在上地在下尊臨卑天覆地分之正也勢之順也小人道雖長聖人處此猶能成傾否之功二包承上包而下承也三包羞陽包而陰羞也陰承陽女承男臣承君小人承君子吉道也有大人之德則能休乎否故雖否身亨陰力不能肆志又不忘乎遅可羞之甚也羞即其占也過此則凶矣姤九三亦如之均之陰也三羞而二承者二中正三不中正也中與正君子之德否三陰亦有君子之德乎德人所同也陰陽一氣也陰質柔有善有不善猶陽質剛亦有善有不善也特質之剛於君子道為近質之柔於君子道為遠非絕之也茍志乎善質雖柔可與進乎君子之道茍不志乎善質雖剛亦可入於小人之道故尚正又尚中也姤二包有魚五以杞包瓜魚陰物瓜亦陰物皆與豕為類者也二有魚四與初應反無魚何不中不正也四陽德不中容有已甚之情不正又無以服物身毋以是之故凶所自起與陰始生未長包之用為大既生必長不包其患亦大天道不能有陽無陰人道不能有君子無小人惟道大德洪無不臨覆可使小人化為君子小人而不化為君子者不使身志於包之中亦

不使肆志於包之外猶魚能躍不能包而躍瓜能蔓不能包而蔓四高大不如杞之難攀而善蓋而或乃激之而或乃縱之其潛在淵夬在於渚譬則放豚肰逮之蹢躅將訊與禦焉誠使陽剛中正有大人之德臨覆乎其上陰道雖長不足爲之憂故曰有隕自天

## 王成胡騰

世稱節義多云程嬰杵臼朱子既嘗辯之以爲攷諸左傳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㝵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而閱數百年猶稱之不置予讀李固傳所載王成及竇武傳胡騰事豈不較然徵信與世所述嬰臼義寧有殊乃不稱此而稱彼何也豈朱子之書見者或罕而東漢史未之讀與夫風俗之美至於東漢所稱一變至道者也讀其史傳猶可以立懦夫之志而朱子繼聖人而起格物窮理尤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也不務讀此而屈首閉戶反覆於戰國韓莊以及稗乘外教之屬不已病乎竊以讀書之習未正其於世道人心未有幸也予故表而出之而爲之附論云

按李固傳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姊文姬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德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閒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還鄉里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按竇武傳武府掾桂陽胡騰字子升少師事武武死賓客姻屬

悉誅夸家屬徙日南騰獨殯殮行喪坐以禁錮並孫輔年二歲
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
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為己子而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
中荊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爲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會表
卒曹操定荊州辟丞相府

贈顏氏子記言

諸葛公出師表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頹也亾友顏士鳳嘗舉以勉親友惜乎短
世不及教子覩成立沒既十有餘年而第三子鼎乎行就昏於
舅氏予貧無以佐之羞賓客也為書此語益以辥文清公挺特
自立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二語以贈之而申以言曰
子勉之自今以往有成人之道矣善敗於是乎分其慎別所為
君子小人者而親之而遠之則雖不得聞過庭之訓於父猶得
因父之執友服先訓于不忘以無即於傾頹也區區一言夫或
賢於朋酒羔羊之饋云

日家

日家推算祿命此洩無驗雖云人之生也不外二氣五行本其衰旺以決休咎似非無理然東西南北山林藪澤剛柔强弱治亂興衰貞淫奢儉智愚賢不肖風氣習俗萬有不齊安可執一例以定之正如堯舜孔孟其支干運數古今豈無一人與之同者然其德位壽命曾有一人與之同否卽此可推也居移氣養移體相其庶幾乎然陽貨似孔子至人不相古有言矣是以古來惟有觀其德行至春秋戰國之閒方有相術然夫非如今人之誣也祿命之說昌於晉宋以來亂世之徒伦爲詭邪以惑愚俗君子不取

吴氏復本曰夫數學至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已能尋其槩然不肎竟學後夫忘之曰吾所守者惠迪從逆而已豈不約而易操哉此可法也

## 儆老

烏虖父母生爾歲月其幾忽云五終修乎短乎自爾有知言出爾口弗可追行出爾身弗可悔有善皆在人有不善皆在人惡昪而隱諸烏虖自玆以往歲月又幾爲死爲生秊乎不幸及其未死改而從善尚或有聞死爲不秊若未即死稔惡勿悛貽辱父母生爲不秊

良知在畀詩書在案夙寢晨興旦晝所事尔有秉彝何遠何至烏虖反顧悵如瞻望昧如曾何有乎當理而終焉棄如

少壯之日既苦獸學無知又爲飢寒所驅課讀妨業二十餘秊以來每歎同人散處火力不聚今秊昪商隱用晦兩兄相成之設方此大無不憂乏食又昪渝安寅旭佩蒽諸兄近在同堂遠不出里巷類聚之樂畀此未之有也而友無課校之勞將復以何爲解不力於學乎記曰六十不親學言至是學已久成也在祥不肰六十猶不親學學無日矣念之念之兼告諸同志願勤見督勿坐使予終無一善空爲壄土之貽後人之哀也

自責

惟爾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上干怒於天地不止罰及其身下莫信於家族恆召致於非理爲孽哀哉奈何不省二月初四日有感而書

省疚惡之多端不如其死念烝嘗之靡託設不求生生死均有未能惟宜刻厲自修遷善遠辠日慎一日以庶幾於桑榆之收而已次日又書

## 客座記感

座客有言湖州沈某以歲貢官於江西之南康郡俗寡訟兩造雖具宗族或鄉鄰長者爲辯曲直即就有司請息有司不能家於詞訟沈慽焉追怨白鹿書院之教又怨銓司不以腴郡予之歸爲子孫親舊言猶怏怏於邑予聞而異之爲感教衰俗穢士人生心害政之旣蓋非一端夫非朝夕之故也即此以論古之爲人長上聞期其民無訟而不獲矣未聞期其民有訟而不獲者也聞以民醕俗厚歸美於先代教澤之浹矣未聞以獄訟衰息爲青人興學之咎也若而夫者旣嘗遊庠序以明經貢禮部朝廷委之佐郡之任誠爲何心乃其涖政臨民惟苞苴之是求弗饜其志不恥明以告人人亦未聞有以正之方將爲之太息官運之薄弗辱厚貽子孫有以見百餘季來士人挾書筴求利達其志尚蓋莫不肰若沈某特一人也如之何而不民窮盜起旣流君國回面屈首於賊人之庭踵趾相接而猶揚揚閭里哉

吴氏復本曰神宗時士大夫猶重廉節顧名義不敢顯肰黷貨至熹宗魏璫亂政非賄不行居官者專計官囊豐約全無愧恥之心矣○古之無訟民淳事簡也今之無訟民窮財盡也所謂大畏民志乃畏墨吏耳豈畏名義乎

## 記疑

先師語錄載沈芳揚論鄧伯道之事云事當危急惟有俱死耳世人只爲看得死生太重所以踟躕於全子全姪之閒不得不爲伯道若當死而死身且不顧父爲子死子爲父死兄弟夫相死豈不光明正大竊疑當死而死在君父之難無惑也如不緣此則死烏得不重至於可以不死而勢不能兩全則計較於全子全姪之閒夫天理人情之所必至如伯道當時挈姪以逃是也但所以處其子非其道耳當時置之而去其能隨與否聽之可也必繫之樹而去則非矣然其一念愛弟之誠則夫可哀也已天道無知之語一時之人見其亂離以後不再生子而以弟之子終身焉故爲此言耳然夫惡知非所棄子不有人收而養之乎幼稚之子謂它人父謂它人昆易姓名殊南北父子不復相見夫事之所恒有以終不相見故無傳以無傳故謂無兒古今來凡若此者衆矣正當闕疑也

# 楊園先生未刻稿卷十

海寧後學　陳敬璋　輯

## 書

### 答周鳴皐書

辱教篤切詳盡無一字不入人肝腑弟將銘之中心日夜念之何嘗書紳也今秊收歉而工力之費倍於往秊來秊數口正未知所以爲計人事之盡固未有一二然以吾人自度大無它經營惟敝衣疏飯而外不敢有一豪非分之想以妄有所費如是而已然而事故常生於意計之所不及則弟之所謂有命也喪亂以後每用戒心然謀之以豫終不能如秊心出納有恆終不能如吾兄則又所遇之不齊又弟之所謂有命也來秊坐地俟越中歸再佗商量目前不能決也兄越游之意果否弟月初準行矣積數秊之寤寐不寧又有朋友之約雖益艱難大斷無遲疑矣但日內晴好使春花得以一番培植然後出門更爲放心耳陳布衣欲至江西見康齋鬻其家產僅得五金計初行時決須一鬻特未知自江西歸後生計更將何如且此行復以張學士之阻不見康齋而夵家產雖微豈非妄破古人此等夵處當作如何理會也憶弟初見先師時即以事無求可功無求成二語爲教且云求可求成功利之本根也臨歸拜別之時諄諄以尊所聞行所知爲勉而繼之曰是後不必數過貧士資斧大是難處今自先師歿後既七八秊欲踵門一哭而尚不能至於尊聞行知則又何有仰負明德已極所望知己匡救而已臨楮嗚咽感切不已

答施約菴書

去冬親几席者三日未辱斯須之閒一遂請敎之私古人所謂既見君子我心寫兮者誠不知何日也嗣後連與鳴臯兄期同叩廬左每以人事所乖弗克如願究而言之總緣謀道不專又誰咎也辱諭貴里諸同志惓惓見采之誼弟之本末已具別牘玆不贅恭藻兄奉先生簡書以來海上其志誠高其心誠切非有奮不顧流俗之非笑思自進於古今賢聖之林夫胡可辱哉但既抱此過人之志當求海內大君子而從事焉否則歸而求之有餘師也弟某非其人也何可當何可當況弟平日所爲歸斯受之而擾擾焉曰師曰弟子者特以求食之故資其束脯以苟免飢寒而已其求易足其職易稱譬如傭夫荷耒耜以入人之家食其食事其事而已非有所謂孝弟忠信英才敎育之責也若過此以往而欲妄比於橫經正誼之義多見其廉恥道盡陷溺其良心而不覺矣是以嚮承語溪吳兄開三及敝邑顧子上蜚常不見察而欲執是禮相加弟堅不敢承非獨於恭藻兄爲肰也若猥蒙不鄙而以兄弟朋友之道相終始焉則弟雖愚陋懿德之好夫竊深焉何敢自外謹此布復不悉

## 示顏孝嘉兄弟書

衆人孤寡老弱而肆其毒虐在異姓稍有人心有所弗忍況功緦之親乎三吳故多衣冠右姓既毀其室思取其子若此之事夫不多有肰在君族諸人固所宜肰無足深怪訟事自亓勝負均不必論在君兄弟自爲之若異日克自樹立光於亓後視它人子弟高出數等以不愧於祖宗叔𡒊之際今日雖負猶勝也若不自奮發學問無以異於恆人立身不足列於有道使數年以後愛者莫助而咨嗟讎者得志而撫掌是所謂全局俱覆今日雖勝亦負也人不憂人侮所憂自侮家不患人毀所患自毀戔（之）戔戔之家門之事敦睦爲先彼此勝負固非所較予之言之夫爲君之族言之也天道遠人道邇賢愚之後當有興者此天道也願君兄弟以人事自勖

## 又

天致其刑族兄隕命凡愛君者莫不爲之喜原本而論顧自立何如耳苟君兄弟月征日邁獨立不懼雖百兄何傷適以爲進德修業之助使其不肰雖一兄殁餘類尚多君族無良人人皆怵惕也其毋以彼之生死爲憂喜而以學之成敗爲省勉可也

示諸生書

後生不務力學馳騖名場放心囂志莫甚于此非有揆湯之疾則鮑臭臭味將恐駸駸及之僕幼無先人之教亦嘗失足于此後雖悔之至今言及猶肰慚色形於顔面可爲前鑒也進德乎修業乎有一于中謂吾言不當吾無辭也

古人有言諸君將爲君子乎將爲小人乎一言蔽之義利而已今試清夜㠯思此事爲義爲利不待知者而立判也教衰俗薄謀身以利不以義釀成此種氣習通國如狂病醉人泯棼煽誘靡所止極良可哀也餘人不敢盡言度不欲聞此不祥之語私以告吾黨之知自愛而不願爲小人者

又示諸生書

言雅之歿不可言命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平時不能定心氣節耆慾一旦有疾復不能謹醫藥愼起居慢易嘗試以速於歿謂之不孝而已諸君呂朋友之泣震驚哀痛夫豈不深雖儻彌甚然若此者實足爲戒予告言雅曰壽考爲福之全守身乃孝之大不謂竟無及于言雅諸君愼之顧以履冰臨谷爲念無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與朱韞斯書

別後意仁兄隨已到館不知何以久遲耶尊人外侮之加發於何端然太但可容忍而已詩人他山之喻推此適足為仁兄進德修業之資也朱子云遇富貴就富貴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做工夫今日正好就患難做工夫也遠離膝下凡為人子豈不痛心但其勢不能不以館穀為業是太竭力耕田供為子職之事唯願夙興夜寐無忝此心耳仁兄近日所讀何書弟近年以來深病往時泛涉之失至今竟無所得惟望仁兄潛心經義其餘量力及之切勿蹈弟之覆轍也更有進者諸書義理更望虛心平氣從容以求之若只以己見讀古人之書則雖博通古今祇以長養身一副自家面目於克己功夫全無當也宋之荊公本朝之陽明其病正不相遠耳近嫌乾兄學問太大槃坐此不審仁兄以為然否衷仲兄來年之招弟決往無疑但僦居主人方有門內之隙若目下可以消弭則尚可寧居二三載否則急欲為他遷之計旬日以來胸中擾擾率多為此蓋欲返於故居則修理為艱欲另擇一處非徒力所不能抑太孤立無與春開曾與大也謀及於此今復遠游莫有相依者使二策俱有不行非徒不能遠出正恐近席太不能赴矣弟之情事兄所悉者衷兄書幣今且留之然未敢拜受復書者以進退維谷恐它日復踵食言之愆也旬日前小瑨過我商及於此為戚然者久之徐曰何不謝卻館業則何地不可以居初聞之頗難其事已而思之太甚有意也季心兄忽然疾作昨聞其稍愈矣渝安兄處太未及丞慰蓋烏鎮貴人車馬方盈街巷莫若蹇足為安快耳前事太未問之初器不便輒及它務凡事自有莫為莫致者非人力

所及也仁兄目下事無急於此者朕正無所用其汲汲大易所
以有需於酒食之占也乾兄曾相見否仲彝大辛諸兄近俱何
如葬親社歲會之期定于十月初旬矣仁兄掃墓歸里同開三
一來作信循之聚尊衣尚在陳莊平日無人叅取今適陰雨又
不能往直須兄來時服之矣秋風方急無以禦初寒奈何平日
念所欲與兄言者甚多臨楮又輒不復記憶衰廢之徵於此可
見統俟嗣後 僾

與許元龍書 郡人

鄉辱手教不及奉覆罪罪左顧海上猝急而歸固已深歎又陰雨之途不無困頓恭淥兄病體益復强支不審是夕得抵甪里否念念念之北騎經過聞不甚驚惶諸仁兄家室俱已寧貼否居今之世眞如乘漏舟以涉江湖風波覆溺之懼日日有之尤在在爲肰惟有修身守正以俟而已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程子曰心存誠敬耳吾人今日尤惟有此一種功夫當密切做去也仁兄求道之殷進德之勇眞不易及肰年及强仕去日已苦其多雖復晝夜孳孳猶懼衰暮之易及也惟努力努力恭淥兄目下當以治病爲第一義古來聖賢豪傑其精力必是過人非必稟賦之異其所以養之者肰也究其所以養之之方非有它也不過節飲食愼寒暑薄耆慾適起居而已觀程子以忘身殉欲爲深恥可推也精力一衰百事不堪眞雖生猶死百古之人用其心於如臨淵如履冰之際雖不言養而養在其中矣弟蒲柳之姿蚤衰尤緣一向無疾過自浪費是以昔年一病幾殆今度不可復矣若壯盛之年其效可立見也徐忠老收得語類一部仁兄可即借看百年以來只緣此種書置之高束是以正學不明異端肆起近日同志中有意求之而完書絕少貧士復不能得忠老見輒收之尤與人爲善之一事也

## 與張白方書

竊聞朋友之道責善爲先固知仁兄不惡於直言也數日來聞兄將爲東學之游心尚疑之以爲我兄學古之道不應有此等舉動昨見韞斯兄問及兄答以月内將有是役而辭氣甚緩度兄意中太以未合於道故微露遲疑不果之色乎肰在兄或有深衷未可以淺測究而言之兩言而已若以時方多難將仗策遠遊以圖樹立壯夫之業固弟志力所未逮何敢以爲不可肰天運人事猶宜靜觀密察今古英傑以輕於從人而弗克善後者多矣願仁兄前路珍重珍重若非以此故而出門誠恐不免饑渴而爲心害也士君子立身當有所不爲殺一無辜之非仁非其有而取之之非義我兄辯之必蚤矣古之人辱天下而不爲今之人簞食豆羹而太爲之在流俗宜爾不宜出之學古之道之人也即館穀一事貧士不免肰豐歉太有命也鄉邦百里内外可擇地而處何待遠遊哉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志士不忘在溝壑願三復乎斯言據弟目覩所見如此義有未肰幸兄不吝往復示教

## 與陳乾初

哭仲木而後繼以令兄先生之變兄弟朋友之痛一月再有不審仁兄摧悲之餘神氣何如伏惟倍加抑遣勉自珍攝敬之病後尚未復元前日見其氣甚促急極空靜以養之藥力似不可少也弟自至海數日默自尋省向來工夫不得力一者自己不能鞏密二者夫少切磋之力仲木如此吾輩餘季知有幾何奈今歲蹤跡相近往復差便惟兄不吝教督使弟稍有所進則至願至禱語云未俗易高吾人止向一世人物中較長絜短總歸無志耳況又未能乎大學見解近復如何渴思新得以慰悵望

## 又

弟自至澉城與長兄一晤于永安湖再晤于黃山彼時坐閒大都同志之友也疑無不可罄竭胸腑弟退而竊思長兄不甚以學問相規勉使努力於道德性命之際豈以弟之不肖不足教勖耶抑諸同志日新之功無俟仁兄鼓勵不然其所異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幾希矣世事齷齪無足汙人齒牙里俗鄙陋不堪涉於聞見上之研究身心次者論說經史猶爲不虛此日高忠憲公云吾人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諒不是也又況友朋聚會難期吾輩年已踰四踰五學問之日寧有幾何開美仲木俱已蓋棺論定今日徒然視息天地閒已應有生不如死之嘆可復相率游談坐消時日乎龍山諸兄莫不奉兄典型弟之庸下又無論已若長兄不於此大加鞭辟講究幾種經書變化幾分氣質洗滌幾種習俗滋養幾許德義坐見以鄙夫小人終其天年深可痛悼也茲種已廹暫去澉城行有一月之別率此不盡

# 楊園先生未刻稾卷十一

海寧後學　陳敬璋　輯

## 書

### 與吳仲木書

前月二十日後候兄茗水之行則㝵緣以追陪數日聚樂不意乾兄正在海上也獨居荒業極願就兩兄鞭辟目下獲稻已始竟不能矣若在五日以前尚可出門也遠虛舟楫殊爲不安弟今冬度有嫁女之役過此月收穫不免復有經營若其期尚遠則十月閒尚㝵過兄請益若期廹則須冬盡矣敝里一叐同徐敬可兄往山陰者大述伯繩兄語于弟竊疑所言別有本末未可節其一二以爲口實也敝叐崇德吳開三兄幼與兄之從子也志行甚高談于史學向以不治生產家計遂窘明秊欲㝵館席以安之而敝邑饘競視恬退之士爲廢人若將賊其子弟者兄所知之中能爲之地否但不作舉業則於志遂足不必計其穀之豐歉也弟甞後所與兄酬答手札率盡出以正諸乾兄其閒悖謬弗當于理者望指出一一批教也猝猝具復不備裒仲兄均此道意

思字似當作恩

## 與吳仲木書

十二月二十日敬附一緘於錢氏使者中函先師合璧連珠一冊及所餘金四金聞兄往澉浦留於馬氏轉送未知已達記室否弟元擬初十歬往候乾初兄與白方兄因過鹽官與兄爲一二日之聚適小增疾作初二日卽往雙林就醫歲事冗積竟不遑也聞美兄葬事春冬之間度能舉否敝里諸友倣唐灝如兄勸勵之法立葬親之社一時人心頗見鼓動寒倉歬一日舉社中歲會欲屈乾初兄一過發明送死奉終之義激厲仁孫孝子之心因乾初兄葬論一書弟已傳知同社故也度錫類之思推之無往不在有所不拒耳兄與乾初兄山陰之棹目歬想不果發若此遊在秋七八月閒弟農務稍閒卽能從兄較讀先師遺書以畢生平之願矣別諭見召爲三五十日之聚微兄言亦弟所願也目歬同志既不多人而又散處各方不能數見請益先正所云火力不聚亦一端也弟之固陋更不足言其㝵與兄及裒仲兄數晨夕且緣㝵時時奉教於乾初兄衰頽之餘庶以賈餘勇之一二何敢自棄於君子之外哉或四月或七月閒或十一月弟雖未能預必餘閒若人事不牽田功粗理當附便舟過從至教不設煩命使也祠堂增議適緣友人偕太容日奉返外社約二紙呈教外敝友凌渝安沈石長兩兄欲㝵忠節公遺集各一冊先師人譜及證人社約幸各寄一二十冊遠近士友聞兄改刻此書屬弟求取者甚衆肰此書流播人閒不特先師教澤益以溥廣亦今日人心之幸也知兄公溥之懷頗爲不猒幷及

## 答吴仲木書

兄所示九月廿五日書適緣到鄉閒收穫不及裁復嗣是遷延又復一月歉不能寧廿四五準擬出門從嘉興報陳質叔徐敬可兩兄即以過兄復以路梗而止小女遣嫁距此尚有二十餘日初十歬若可行決至鹽官也辱念困窘之情稱財而行亦無所難雖不能如古人嫁女責一犬而已足亦不敢多方經營慕效世俗之所爲也但播遷之餘典質殆盡稍稍取贖而力已詘耳小女所口誦書數章句而已其性頗能嘿記不令多讀亦不令執筆作字惟孝友溫靜它日庶或不至遺罹父母耳所憾舅姑俱已蚤世爲婦人之不幸耳仲彝兄龍山之議聞之甚喜其所遺乾兄書欲求不出後一段功夫尤不可及若奉祠先師與聞美兄在長至之時弟目下適感微疾恐不能隨兄行禮矣俟春祭一來也裒仲兄之招弟所不能如初志者承命之日已略述其端今鄉里眷眷多故心怦怦然不敢更言離家矣主人援而止之遂頑然而留今賤婢已懷娠若來季得生一子以承先人之遺弟耿耿之志已畢即此亦不能遠游之事也弟生平之事多在寡斷憂患以來益復畏葸古人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兄訓我諄諄而未能體而行之甚足羞矣辱問朋游之中可以作令子師者朱韞斯兄其一人矣弟每與此兄相對輒有規益輒自見其浮氣歬年寓語溪之日見其弟子整整皆有法度去秋伯繩兄見問亦嘗舉以爲對兄其志之矣伯繩兄札未及寫得數日閒若賤體稍健當謹書之來時親以齎上也先師先農之祀誠僭令不設行賤體緜于感寒三日歬以小事蒙霧露行二三里時甚蚤尚未會也至莫頓覺

狼狽今起居稍謹而以溫勝之當卽愈耳弗又煩壍念也未能
久坐氣力方憊草附一言不盡不盡

答吴仲木書甲午

伏讀來教知老伯母康祉道體強善喜何能已賤體雖愈然精力全未還舊日常但可無事小有勞擾輒通體發熱自汗閑出所賴脾氣不損飲食漸益一兩月後容差健耳弟每歲不能不資子弟以養今秊其埶不能遠出里中諸子有就學者已受數人義不可以復登令姪之贄若彼此兩月可是大所謂二三其德矣敢因以辭韞斯兄歲卉已逢之矣其復語云求教仁兄因請益於裒仲國所綮願不敢當令姪師禮之待但假席讀書可也來書與儀當敬致之十五以後邀之先過敝寓候命使之至不敢辱駕遠臨也賤體稍能跋履宂事粗畢大當往復請教特不能限以時日耳韞兄儉質殊等出入不持書冊之類三數載以來弟見其無不如此館中好靜居一室不樂接見人客對人大無餘語館於嚴墓已訂今歲之約意有不合浩然而歸蓋其性剛介絕遠流俗也此意秊兄豫於裒兄卉致之伯繩兄書韞兄來時附上也餘不多及

與吴仲木書 甲午

天勢隆寒仁兄卧疾山中不知何日乎復韞斯兄來具悉精力頓起喜荷喜荷弟别兄是晚晤乾初甸華兩兄於仲貽兄家二叓餘發舟至市未歸意廹切故急急如此不圖次日氷凍大堅坐困野外初一日方抵家而小婿疾已全愈深悔不及多從兄于湖山又悔不稍畱于袁花即此亦可徵賤命之蹇薄矣乾兄一見輒覺意味深長此其德之盛處不可勉也弟自愧薄弱總緣脩己不力故無愳心生色之效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閒此際正可體驗耳兄所示教開兄所記先師語録及與伯繩往復書凍筆不能抄謄明日往會開三尊人之葬歸時歲事所廹燈節歬往返嚴墓又須三四日過此隨就館舍方㝵從事大約寒食歬後始㝵奉歸幷夏仲所假魯㘴集與裒仲兄所假康齋集同日內上也弟料彼時當能過兄爲旬日之聚以補兩秊來積懷也又甸華兄與乾初兄訂爲山陰之行弟聞之甚喜欲隨以偕行歸而計之恐資斧無所辦此意已逡巡矣不審仁兄春閒有意斯遊否師門賢友初覺落落今秊得甸華又聞戍夫大秊事烏知來年不叓有所遇乎所憂己德之不立耳何患斯道之孤耶歲云莫矣回首星霜徒增悲嘆因念壬午之春與仁兄同陳祝諸兄謁見石齋先生之日厺此已忽一紀今日之志行視曩時爲何如卽自歬歲弟弔開兄而後從鹽城至澉與兄相見隨與裒仲同訪乾兄之日厺此又忽三秌今日之學業視歬歲盍爲~~如~~何人生歲月尚餘幾何空~~老~~悲老大聞道無期眞堪流涕也康齋先生詩云學須秊共長德必日俱新願知己共勉之耳叓望仁兄時賜片言以策衰惰則幸甚幸甚韞斯兄來歲之聚極

荷兄與裒仲兄曲折之意種種已悉裒兄札中不雯及即此大
徵弟見事之遲秋間承兄懃懃以令子延師見問悔不與韞兄
商之而對也諸不悉

## 答吳仲木書甲午

二十九日弟尚欲屈褎仲兄一夕之畱而褎兄急行是以不及裁復也韞斯兄十七日至敝寓十日之聚自與韞兄交箸以來㝵所未有而弟左足再有毀傷蹙額相對無一日道誼相益之樂竟成虛度亦可惜也令從子遠來弟未敢輕納其拜蓋世俗之學其所曰師曰弟子者其期望亦輕而責亦易塞彼此俱可艸艸若其事純乎德義則宜退自審量足以無疚于己不怍于人而後可當師弟子之禮也若遽肰居之而不懼亦幾于無復愧恥之心矣韞兄之欲肰必欲以朋友之道處之者固亦此意而又以兄家子弟自能賢于人一等爲之師者更自不易况其承命而來元以求益吾兄復㝵朝夕與褎兄肆力於學問而乾初兄相厺抑復不遠可以時時過從質其所疑而聆其所未聞焉此韞兄之志而渝安季心諸兄所聞之而是而屬弟述之於吾兄之前者也惟兄致褎兄且無使令從子亟正師弟之禮非特成韞兄之志益見相愛之深亦敬慎之道所宜爾也至於日常程課雖在友朋自有勸率之義正不憂其蹉失耳伯繩兄書久矣欲作因弟之病傷在心神至今執筆數行以後心熱口枯繼以虛咳此夕輒不能寐故尚欲少待即兄歲前所惠穀彭錢二書亦未能細讀也目前里中子弟聚于一堂若置不料理則不免心疚若朝夕從事則殊患形勞若將罷遣生徒端居靜攝以從所好則又逋負擾于前室人謫于後亦立斆之道耳真無可如何也聞兄與季容兄新年倡和一詩埧篪之樂無過于此厺季仲貽兄有不出後功夫之求而季容兄春來復有問道師門之句君子道長亦於斯可見而兄與乾兄振起之功爲多矣

讀書社春會未知何日因病後不出與諸兄音問遂疏也小女
嫁期大槩在是月之內矣并及

答吳仲木書 甲午

韞斯兄來得讀兄四月十九日書適有猶子之痛方寸摧裂不能裁復嗣後人事天時無一當於意日在忽懷懍恐懼憂患中乘除往復於今未帖自知動忍之功茫無著力先師語錄一本及所假魯齋集尚未詳讀蓋本根先病無所受其滋養故也讀仁兄初昏後所與哀仲兄一書知比來功夫益加切實新夫人賢德自是好逑兼以我兄刑家之化應有閨門雝肅之美法式時俗惟益珍重敬勉教衰俗敝遠近同志莫不各有天倫之苦而妻孥之累愈覺其深如弟尤所謂一妻一妾而不能治者也故願望於朋友爲至切耳韞斯兄所述汝典兄弟氣稟之純良家澤之深茂誠有過然不敢爲師者弟因念春初辱顧之日靦然而受門生一簡已可深媿而兄所以爲好友計可謂至矣未嘗設身爲子弟擇師者計誠然誠然弟惡能不引爲身之一疚乎若兄與哀兄必欲使正師弟子之禮非特韞兄亟欲避席雖弟尤不能更進一言矣仲貽兄斷不敢當其遠來乾初兄久不相見過此暑月弟積志夙矣没趨龍岡一晤非浮言也除是身病或里中有警容沮此行耳七八月閒意欲爲山陰之訪今聞其地飢甚道路尤難息心又作矣但伯繩兄一書幾周星矣尚未及作困廢之狀已不可言不審兄其何以教我往年所集經正錄謹以卅本奉正其未安處幸改定而詳教之外晉臣詩一章附覽此兄於出處之際尚在交戰兄或緣此發端投書以堅其志意何如蓋近來儘有意于師友淵源紹述家學故也小壻家事尚未有定辱念并及

吳氏曰晉臣節卿張瑋午未聯捷歿於京邸○紹述家學謂

敬菴先生曾孫

答吳仲木書

第一病幾斃幸醫者得人以復生今稍稍食粥矣然未離枕席也方念隆寒威重道體安適何如讀來教知肺氣復發今少平否小女嫁期已改十二月十八日因弟病故也此時尚不有於身此等事竟置度外矣來惠謹領當裁作衣裳摟（接）之俾服明德以無斁也弟來年勢不能出感哀仲兄誠切如此勉至海上四月以慰盛心但恐令姪不免荒廢敝友朱韞斯兄高志篤學不獨令姪可以師事亦哀仲兄益友也弟轉浼之可以終歲在席其與令姪鼓切之益當復不淺近例館穀之常以八月為度弟祇到四月當拜領半俸而以其半轉贈韞斯但韞斯親在堂需此為菽水之將者也更得哀仲兄益以數金得滿二十之數尤足以慰韞斯矣贈言之集固由兄好善不倦之心但以第一時酬答之語何當義理而辱見采徒增皇悖耳以鄙見而論此事終有未安兄之友廣矣平時書札往復豈無一言之幾于道而槩置弗錄誠恐此集稍聞于外不足以來切磋之益而適足以大失朋友之心幸兄毀之弟譾陋固不足言乾初伯繩兩兄誠仁者之言然元札具在兄時時可以展玩是尤不必錄出之便覽也謹函璧上年譜領到當謹藏之以為儀鵠非一二淡交之友不敢出以同看既亂以來憂患迫切向有先師奏疏一部尤未嘗多以示人其中於時無所忌諱但道學二字已為舉世唾罵之資可以讀此書者幾人哉所示答彭仲謀書及為令叔與錢書力未能看留至月初精神稍旺然後盡讀耳伯繩兄書雖至月初力未能作弟二十餘年以來未嘗有疾精力尤頗強固今一病大憊矣雖得餘生百事不能如舊小女遣嫁後賤體

少能自支尚圖一日之晤不能執筆口屬敝友姚子大也代書

報命

## 與吳仲木書

風雪兼旬不審道體安否弟惟日飯二盃而精力甚憊夜寐不及半自汗忽下通身發熱尚未能踰門戶也小女嫁期復改來春褱仲兄之招昇雖已有四月之商以今日之勢揆之恐此言決不能踐矣急欲扶病拜返書幣而賤體狼狽反甚又歲莫覓舟必不可得因遣力先齎以上叅兄曲致褱兄若韞斯兄可則改書一約以相訂否則另延賢士弟若能步履望昇即當踵門謝辠也平日功夫疏怠病中全無得力處有愧朋友多矣不能多及容面陳

與吳仲木書 乙未

弟尚畱翠薄候乾兄至不急急爲歸計山水朋友之樂不能恝如也大辛兄使至邑中附聞北來之信殷煩尊使一訪人自郡間來者傳說如何并以一緘寄鍋子舖初三之期有便至敝里則附之過此亦不及也又昨於舊書坊見憲章錄一冊與之說價六錢歸而忘之弗及爲兄言不審林慎修言之否此書板儘佳收之可備攷訂并及

# 楊園先生未刻稿卷十二

海寧後學　陳敬璋　輯

## 書

### 與吳裒仲書癸巳

敬啓弟屨祥學術疏陋行已多愆本無足取於人特以貧窮歲資養於蒙士其志徒以求食而已非有德義之益也伏承仁兄過信令仲兄之虛譽將以賢從委之教事是猶以萬鎰之璞輕授拙工也惶愧惶愧況以先大夫家學之舊豈空庸下妄溷其閒而祥方以病冗兼困弗能稍踰鄉井辭以再三甚至四五乃辭益固而命益堅遂不獲已敬悉𠩄爻朱韞斯兄以應教令弟祥但當時日餘暇力量健固敬滌心慮趨走左右以求大益雖以衰廢之餘讓末之質猶未敢自外於君子之交也臨啓不勝惶愧之至

與吳衷仲書

中冬同德甫鳴皋兩兄候仲兄於海上湲以不及晤仁兄為歉韞兄歸㝵讀手教如接春風也人事雜沓加以交歲精力罷于應酬十日來遂落一齒道業無聞衰朽已至傷如何矣仁兄新功如何㝵便羽一一惠教以策頹頓否歲來向華兄見過留數日友朋之樂方盛嗣㝵乾兄一書大學之辯益堅戚惕累日改歲以後因韞斯葬事往復語兒雨雪閒之殊費日力今又將過乾兄碌碌之況如此餘無可言者就正不遠不一函兄一緘附上

## 與吳衷仲書 甲午

使來㝵聞海濱無事太夫人以下康福慰藉無已弟自戕亂以
來生死一念久不置之胷中獨以先人之後嗣息單寡冀生一
子以緜祀事尚偸㑹息實惟此心不圖兄子繼以夭折也伏蒙
垂惠勉以愛身之義敢不佩服以時儆惕日緣家兄買妾暑烈
中不免勞頓坐卧兩日漸平適矣韞兄昪從弟處往烏墩渝安
兄爲之議昏往復㴚里三四日歸告父母將爲問名納采之計
日下慮未能過從請益來教謹存以㕘時有望邉再過之訂似
不必使者之遠涉矣韞兄具述仁兄功夫之切實精密令兄子
資性之醕美明達三月以久所承禮遇之隆敎益之至直晷刻
無以自寧耳韞兄平生無虛假之語弟備聞此言不特以㝵邑
叉爲韞兄之㚔實以門内多賢爲我兄之慶矣暑氣益深伏惟
爲道珍重台稱抑損太過終不敢當嗣後㚔一以朋叉兄弟之
例處之統惟垂察不一

## 答吳衷仲書

往辱遠顧適賤足患甚種種失禮仁兄宥不以責已爲厚幸復
承賜以良藥深感活我之德愧弟愚困無以一申報李之誠也
而手教又及似以弟爲稍有聞知而不惜下問弟何足以當此
顧以所竊窺於先儒之遺論爲兄述其一二而祈兄之教正焉
大抵吾人既有此身即事事物物不能相離非如釋氏之蠲棄
事物而可以獨全所謂心性者是以大學之教先於致知格物
而朱子釋之曰物猶事也其注之詳明則見於孟子萬物皆備
之下有云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蓋見凡日用事物皆非
吾之分外但當隨其所至而求其理以應之使處之各得其宜
是即所謂道也故中庸曰不可須臾離而論語亦云造次顛沛
必於是也蓋聖人之道初無表裏精粗之別而吾人之學不應
有內外動靜之殊但恐吾之所養不深義理不敵則不免於應
之或失其當而不能無回惑遷就於中則氣質之拘物欲之蔽
皆有以受之也其功夫只在無事時存養臨事時省察而見善
則遷有過則改而已至於讀書亦祗以維持此心其爲存養之
資有之其爲省察之助亦有之非與應事接物別爲一種道理
也山中清曠固足以涵養德性若既不得暇則人事之中正可
以討究義理體驗得力處也舜禹危微精一之學要不在耕稼
陶漁八季三過之外得之仁兄念其無可奈何之心而立誠以
待之使此心長爲事物之主而不爲氣拘不爲物蔽則閒暇而
讀書讀書有益也無閒暇而不讀書亦無害也蓋吾人讀書功
夫自與博學宏詞有異即如仁兄近功理會大學將來次第及
於中庸但得二書看得融貫親切知至而篤行之則天下之能

事畢舉而無遺矣弟二十秊來大都旅僉課習時多接事時少所見義理自悔俱不切實近寓里中內而妻孥薪米之計外而周旋應對之煩汩沒人事誠有如吾兄所憂者因讀朱子集見其朋叐往復之書多有及此者因此益知學問之疏全無得力處也日暮途遠堪為流涕肰又念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尚將及此餘秊力圖自新以竊附于朝聞夕死之義仁兄方此盛秊懷抱豪傑之志積漸以往日新又新其于天下歸仁翹足可俟也烏程沈尹同兄秊志正與兄等弟鄉所畏服何日與兄相見一證所學相與抵于大成使斯道之有寄弟雖衰庸譬如山東父老願少須臾無死以見德化之成也珍重珍重寒僉後韞斯兄來時云兄有遷居之志向後之亂正未可知海濱自非寧宇但墳墓之去既有所不忍而風俗之薄亦在在所同從容以圖之可也計深慮遠則避地宜蚤守正俟命則安土何憂惟仁兄決擇之弟未能遙測也五月之期前與韞兄相訂如此但恐人事所牽不克如願耳若彼時可以就敎弟即當鼓棹而東不敢勤使命也

## 與吳裒仲書 乙未

弟繁無所㝵於學問病餘衰廢益不可言辱仁兄屢歲以來虛誠之懷一似以爲稍有所聞者蒙以過情之譽而不以爲非所宜加仁兄相下於弟可謂至矣弟之負兄可謂深矣書幣遠臨實增惶懼蓋求益之私雖切于寤寐而難勝之任又恐彌重內疚也近日復以居室皇皇靡定誠有進退維谷之勢未敢拜受報書一月之內決有定局苟可㠯出萬無自外于左右也仲兄之疾何以困頓及此牽惟稍解哀結勉事藥餌平日醫理深自講求今亦應有㝵力之處每悵百里之隔出門爲艱弗及一造候也曩者辱問掌義田事失于奉復此亦足徵隨拈隨忘百務荒遺之一端矣此事惟兄審度若自仁兄而外有可勝此則以委之可也否則奉令叔先生之命而司其出內於事理亦有何碍嫌所不必避也儒者之事尚以天下一家萬物一身爲己任況本支乎西銘繼述之義可推也甸華兄尚未過敝里貧士徙家百千倍之難弟亂後困苦大率坐此不圖目下又作商量也率此布復不具

## 與吳裒仲書 丙申

初旬沈德甫至傳龍山諸兄公奠之期卽擬隨德老舟過海上矣已而德老不果弟亦尋止兵來尚遲而信使不至殊爲縣度以爲非緣海濱不寧則罣務多所縈絆不謂道體遂有違和也幸惟抑哀靜攝精力加强則遺孤之仰賴不淺矣歲月如流學罕實益意欲買舟明旦同尊使以發又念寒食已迫往返道路相聚之日經旬而已望前準當造門不敢辱臨以重愆懼藉復不一

# 與吴衷仲書

里有至鹽官者曾附一劄想未達記室也十四日抵乾初兄家及葬隨別次晨風雪甚厲三日來寒栗踰于三冬復煩命使殊重不安仲兄疾歲葬頗聞漸愈何緣又益其困耶讀來教駭悸弗已豈別有所感耶抑於心力更有所勞耶以仁兄調護其閒又㝵良醫知不足憂也初擬月杪㝵赴召命因連有所出諸失料理初二三遣發一舟當隨以至不敢辱尊駕也且延醫方至仁兄未便輒去仲兄左右弟玷交未已久妄託淡知正不宜形迹之拘耳呵凍率復不恭希鑒

答吴裒仲書戊戌

弟至禾中旬餘矣因賤體感暑小恙四五日目下彊起肰飲食起居未能如常也故未能覓便附信致煩遣人殊爲不寧讀來教知啟壙寬好深慰仁孝之心雖弟亦爲之釋然也自今一兩月間專志畢力於葬事古所云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正此日也勉之勉之姚仲聞兄因二親在堂澉城路僻不能遠出弟在家之日因候仲聞面決不及別謀臨行又以暑氣甚酷惟就季心一商亦不能決意何叏可以勝此到禾輾轉思之莫若就仁兄近里求之往返不勞而彼此性情可悉亦甚便也禾中非弟欲處之地但恐徐氏未能遽辭故不勝依回耳否則何憚爲故人之子遠行哉忠老卜居尚未果近爲陳氏之事奔走靡有寧刻故也韞斯兄姻事已下聘八月成昏并聞

8005

答吴裒仲書 戊戌

弟昨葊至角里接讀手教知葬禮卜期已定擬於一之夕至澉城稍執子弟之役蓋壽域久營不煩監督諸事遵制無所損益也目下勞與哀幷節之一字非敢效世俗之愛抑孝子之心但病體憊有弗堪惟仁兄量力而行之耳辱念賤體夏秋之交頗傷脾氣飲食大減惟一意撙節而不服藥十日以來飲食已將如舊但脾未復耳醫者云病不在脾而在肝淡以不服藥治脾爲尋理然弟實不知也偶中而已天則兄之變弃月尋乾老札聞之使人驚怛韞兄相期會太夫人葬踵門一哭今昏期在重陽相近又無便悉聞恐弗及矣施易老許元龍兄久欲奉弔弟大都尋附以行也面悉不遠不盡不盡

咸豐丙辰秋日子蓀氏鈔畢識